





止園集卷十七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記

武進縣儒學增置學田記

余往按雲中推轂廉能異等一人曰朔州守井陘許君爾忠益有猷有守士也擢貳吳郡會關使者缺奉臺檄董其事潔已裁糜得羨六千一百有奇督撫徐公直指房公薛公嘉其介不欲其泯泯也檄致四郡十九州邑剡量布之俾各斥學田若干以贍士吾邑武進分授二百五十金邑侯楊公復捐俸二十餘金

所置田計畝一百十五而羸學田之益自茲始于是
諸文學以終寔告者食受粒焚受膏婚受禽當大事
者受具靡不人人喜加額曰兩臺之能養士也其不
費也善用惠也侯之能廣愛也其不懈也履畝之周
也余聞而諭諸文學曰嘻不寧惟是其振貧也以訓
廉也其贍諸士也以風有位也今天下尤章寵賂哉
夫貪波之湔人也馮不厭索殫笑而蘄滿堵相載歸
耳苞苴叢謗簞簞隕名終不遺餘力以禦人有委羨
一緡入公帑乎微羨安所布澤而希半菽官飽欲死
士饑欲死又曷足怪語曰大臣法小臣廉然則序風

于邑邑風于郡郡風于臺清淳之所由來者漸矣我
徐公之開府吳也遐厲國威鯨鯢維喙勤恤民隱鴻
雁以鳩才乃資文武已而清夷古淡其特操有關西
之風房公薛公又皆以澄清爲已任察廉浼凜激揚
寵賂自此清矣以此風下僚其誰不顧化節廉自喜
非以逢上矯也亦氣類合耶抑非獨今有位也諸士
異日有不儻王爵食民脂者乎士身不貲今奈何競
錐末而自愛鮮也或武斷句奪人如虎之搏菟或厚
顏長跪卑疵纖趨不踈而走公府如蟻之慕羶也爨
清歟狐綏綏歟藁裡不掩歟夫貧固士之常不安常

而沒利近辱亦足羞矣士不見徐公房公薛公乎金如粟不入橐馬如羊不入廐又不見許公楊公乎介有貨至而屏有貨不至而希何耶推此意長物幾無庸矣嗟夫士寧有死于餒者哉生于飽乃死于餒在官不侈廉其足也在士不費廉其足也官儉奉而有澤逮下士儉奉而罕以澤邀上矣縮取量出亦易饜也故曰其以訓廉也風有位也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又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諸公有焉若許君亦可謂不負緇衣之好矣抑微獨此也田以廉置則田

之入以養廉藉令所養非所當非所養嗟嗟者日竄名賑牘中而真食貧者羞與之爭升斗矣舉肥在饕餮之徒斯饑在姦變之子兩臺所以訓廉者無乃以府貪乎是在實行其惠已是在實行其惠已敢因記而併及之徐公諱民式浦城人房公諱壯麗安州人薛公諱貞韓城人楊公諱所蘊安陸人勒石于學宮者邑博士盧某賂某張某也

董門姚孺人貞節坊記

吾邑董氏稱衣冠望族佩服詩禮代不乏人而笄黛者流悉嫻內則若姚孺人其特聞者也守節撫孤歷

四十二年皎如白日享壽六十有二以天年終萬曆
壬子直指房公疏其事格宜旌制曰可于是檄所司
建坊表其門曰貞節越七年戊午冬月始克落成鄉
里姻戚以及行路之人過而式者望棹櫂之鼎新睹
絲綸之賁煥靡不忻然興慕肅然起敬而其子汝驥
則愀然不怡蘇蘇涕洟不能休曰傷哉吾母之有今
日非母志也母歸吾父介菴公才兩月耳遭家不造
罹于鞠凶母故無子以午爲子母曰吾知殉夫何必
子雖然爲夫也後者卽爲夫也子爲夫也子者卽爲
吾也子又何必非子而卯之翼之响之沫之式之

誨之不知其非已出也不寧惟是午熒熒藹藹人視
如几肉齶之齧之不奪不饜母以獨力內秉家外禦
侮出入支門戶茹荼集蓼艱苦備嘗寧有一日適于
生人之趣也者而母固甘之曰吾知殉吾夫保吾夫
之子而已先是鄉之衿紳頌言母節格宜旌母聞輒
呼午曰未亡人敢因之以爲名孺子其敬謝不敏不
第忘其苦且有忘其爲節者固知母之有今日非母
志也有今日而母不逮非午志也午能無深痛乎余
不佞慨然嘆曰嗚呼此孺人之所爲節也此孺人之
節所以爲貞也古今言節者莫辨于易節之體外險

內說說以行險故亨四之安五之甘其占皆吉而六則苦苦則不可貞蓋凡節非出于心之所安與其心之所甘未有久而不渝者孺人之視險如夷從苦得說自他人視之風雨飄搖冰霜凜冽亦大維艱矣而自孺人當之若踐其所固有毫無勉強抑按侘傺無聊之意此正所謂柔順得正不出戶庭安節甘節貞莫尚焉亨可知也抑余尤有進焉者易之恒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從一爲節從一而終爲恒恒之時義爲久節久而彌光名久而彌著業久而彌盛孺人之節旣荷綸褒孺人之名當垂天壤若夫高明博厚之業宜濬發于汝驥與汝驥之子若孫煌煌制辭烏奕堂構寧詎一坊斧足爲光寵乎哉余且拭目以觀天之報施孺人當有恒久而不已者矣

北渠吳氏宗祠記

我吳氏自旺一公始遷陽羨之北渠里而邈所從出則稱慶六公云先祖尚寶寓菴公當嘉靖壬子叙族修譜惓惓于祠墓謂宜立始祖祠以慶六爲主旺一公爲昭茂三公爲穆俱配享後有賢者顯者宜從祀可以義起而卒莫之舉也萬曆壬子不肖某奉太宜

人諱既畢襄將營菟裘于吾鄉老焉始克修舉宗祠以承尚寶公之志蓋屈指兩壬子天道一周人事更始或亦有數存乎其間而非不肖之所能爲也祠成宜記記曰古者先王因生賜姓因姓賜氏大宗小宗之法自上立之立宗所以收族也人各有族族必有宗凡貨財之生殖用度之共給皆掌于宗人是以族人恩義相屬貧富適均舉一族而族族皆然天下治平率繇斯道自大道隱宗法廢同氣而爾汝一室而胡越斗粟尺布之誼德色諄語之說卽漢文有道時猶然况涉叔世之末流乎唐太宗有志三代之治詔

修氏族志而宗法未見大行宋儒講究宗法

未見申明于朝廷之上范希文之義田蘇明允之族

譜朱元晦之義學皆宗法之遺意而亦未能推行于

天下豈古道之終不可復耶我祖尚寶公亢宗起家

承前啓後詩書禮樂之教實始光大一再傳而子姓

斌斌列于衣冠卽族指繁夥靡不兢兢以廉耻自好

夫孰非尚寶公之澤也先伯考檢討後菴公先考學

士復菴公繼序修明先後卽世而俗失道喪法數教

衰族之人漸有囂陵詬誶間親而加大者倨侮壽張

呂鉅而車上舞者嗚呼此詎可令尚寶公見乎不肖

德薄望輕無能表樹而尊祖敬宗展親悼族一念須
臆不敢忘讀禮居廬稍有休暇故得葺此祠以承先
志且掛冠歸里甘老明農尤得以歲時伏臘追隨族
長老于裳衣俎豆之間恍然見先公于盼矍若夫敬
父兄慈子弟和隣里力樹藝無胥訟無胥欺無犯國
法無辱祖先如方正學宗儀所詔世世守之爲太平
良民庶幾復見古先王立宗收族之盛治以無忘尚
寶公建祠復古之初心此則吾宗人所宜共勗而亦
非不肖之所能爲也祠中爲堂凡三楹後爲寢以妥
神慶六公爲主左昭右穆一遵尚寶公之意而終本
公觀拙軒公宗愛山公海爲茂三公以下三支之始
亦得祔配焉若賢者顯者之從祀雖可義起遽難論
定更非不肖之所能爲矣東一楹以廢祭器西一楹
以備歲收前堂三楹以需會餼中爲門門之左俾宗
子守之右以居酒掃之僕諸人不得闌入入有禁自
春二月迄于夏四月爲之維新而落成焉以良月朔
吉奉主人祠謹勒石記之以垂永永

重建小宗祠堂記

先王父尚寶公僑寓郡城起家登第建祠祀四代以
支別嫌于上僭乃孫而稱小宗祠在洗馬里第之中

庶徑適均儀節具備余猶憶弱冠時從先世父太史公先父學士公歲時饗祀甚虔尊卑長幼內外男女儼若朝典秩秩如也已而祠遷于東道里稍紆先世父既老莫傳執禮猶恪而女婦點茶遂成曠事此祠之一變也已而世父卽世家兄亦亡祠遷于又東堂構實偪而饗不以時辨不以序期會要約無所稟承子姓祝獻幾于絕響此又祠之一變也先學士臨終遺命特建重始祠以尚寶公爲別子百世不遷而以先學士從其亦逆知有今日而爲我祖血食計乎夫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先學士何也冢兄亦亡而爲之後者又駸駸乎委諸草莽矣然則小宗之祠將任其廢而莫舉已乎子瞻氏曰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莫爲之糾率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無知之民遂至父子異居兄弟相訟教化何由而敦合族之法必自小宗始明允氏曰聖人以其微權使天下之人尊其君父兄舉君父兄坐之于上而使之立且拜于下明日將有怒作于心者徐而思之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于其下者也刻木而爲人朝

山園集 卷十七
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且猶忌之而奮手舉挺以搏逐吾君父兄其將安乎故拜起坐立禮之末也而使之拜起坐立者聖人之所慮而神其教也今有人焉朝而嘻夕而怡如燕雀之同巢犬豕之同牢自衣自食不知身之所自出問其世不能舉其所知者何人浸漬頗僻驕蹇怙侈下可犯上卑可凌上欲使之俛首屈膝于其前以爲禮將復嗤笑以爲怪而不可行何也吾與之偕坐偕立比肩而偕行其與也一日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彼其心以爲吾也無足怪也嗚呼古之聖人欲收天下不

之心使之忠厚和柔而易治惟有小宗之法故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有宗而無祠則禮不可行宗祠之建亦所謂刻木而爲人朝夕坐而拜之者也可以教孝可以教弟可以銷其囂陵僭逼而使之習于忠厚和柔祠之建其容已乎然則支別上僭奈何曰非也伊川氏曰天子建國諸侯奪宗譬之木然從根得榦亦有旁枝達而爲榦者如卑幼爲大臣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此猶以勢分言也若夫報本反始誰無天性藉令宗子而皆昏逾怠棄委諸艸莽支子亦子也將視其祖與父爲若敖氏之鬼必不然矣

故奪宗之法所以使人各盡其報本反始之誠而通其權于小宗之外者也祠之建其容已乎余既遵先學士命借弟姪合建別子祠于洗馬里第之南又體先尚寶意重建小宗祠于慈孝里第之東上而復廣其說以爲記俾我之子孫有所考焉而世守之不變可也

止園記

余性好園居爲園者婁矣先大夫初治嘉樹園稍東有園一區爲季父草創余受而葺之稱小園已城東隅有白鶴園先大夫命余從業于是棄小園已先大夫卽世余復葺嘉樹園于是棄白鶴園已從棄嘉樹園而得茲園園婁治而產且減然又婁治婁棄而皆不爲余有茲園在青山門之外與嘉樹園相望盈盈一水非葦杭則紆其塗可三里故雖負郭而人罕及類村僻園有池有山有竹有亭館皆物具備而已而歲久不葺蕪穢傾圯不可收拾余又以奔走風塵碌碌將十載則茲園亦未嘗爲余有也項從塞上掛冠歸擬卜築荆溪萬山中而以太宜人在堂不得違只尺則舍茲園何適焉于是一意葺之以當市志而余性復好水凡園中有隙地可藝蔬沃土可種

者悉棄之以爲滄池故茲園獨以水勝開徑自南園之門與關門遙遙相嚮入門卽爲池沿池而東爲橋五版遞高而爲臺可眺遠稍北復折而東爲曲橋相曰鶴梁四折而爲曲徑又折而北西嚮爲斜橋橋西爲堂三楹當水之北面而又負山巧石峻嶒勢欲飛舞堂乃在乎山水之間曰懷歸別墅將毋未論識余罪也迤西爲廊五楹而窮于水作石磴數級曰青溪渡隔水桃源當有漁郎來問津耳池中有白鳥爲畜白鴨十數頭游息其上白鳥鶴鶴每從曲徑而之惜此鶴梁所由名也山右架石爲門由西而折而北徑旁綴石爲欄種木芍藥數本徑中折有石若伏猊若樹屏皆可紀徑右折拾級而上得石梁可登陟山巔有松可撫循東陔而下得石峽盤旋而西復合前徑徑窮而爲籬錦峰旁植叢桂森列有堂三楹曰水周前見南山山下有池蒔菡萏四外皆水環之故取楚騷語堂後有玉蘭海桐橙栢雜樹皆盤鬱磊石爲基突兀而上有軒三楹曰鴻磐磐之上有青羊石擊之鉤然別有記南樹兩峰一象蟹螯鑄王弼州絕句一赭表而碧裏如玉韞石中余題曰金玉其相後復枕池躡石而下若崖若壁若徑各具蒼蘚一石

孑然立曰介石折而東得曲澗履石焉而渡曰栢與古栢數十株翠色可食石臺層累作峯嶸形曰獅子坐凡此皆吳門周伯上所構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微斯人誰與矣臺址以北爲土岡植梨棗公池曲曲多芙蓉秋浹花盛開望之若錦巒岡上甃文石爲徑從竹中入有閣翼然凡三重六面基崇丈有咫閣三丈有奇俯瞰城闔萬井在下平蕪遠樹四望莽蒼無際閣虛其中最上奉觀音大士曰大慈悲實太宜人所以禮也前後皆梧竹有清樾一溝磬折環其北徑以折拾級而下過石橋爲飛英棟西沮水則前所云

水周者迴環堂之四隅而亦園東偏一長塹也

自西溝渡板橋爲來青門取王荆公語吾邑無名山芳茂安陽小山東峙適當茲門天日晴美隱隱若送青來取其意而已過門爲中坻所云沃土可種秫者也居恒寤寐玄墓之梅不可以勾股計花發時香聞數十里清人幽士每入山尋春輪蹄之下狼藉如雪吾邑苦無梅卽有之不一盈畝南郭墻間偶得數株好事者輒稱梅園狂走如鶩東郭外有桃數畝二三月間游人如蟻然無奈沉湎之狼戾惡少之摧折政恐數年之後無梅并無桃矣余笑謂諸季吾不難歲損

百斛釀爲吾邑一洗羅浮之耻且延玄都一綫乎于
是棄田而鑿池池之土累而成岡水之勝廣而岡之
崇幾與山埒前池如矩後池如規之半岡橫且而參
分之南樹桃數百花時繁豔卽遠望足飽吾目北植
松竹梧柳以障市氛中樹梅亦以百計皆取其幹老
枝樛可拱而把者蒼苔鱗錯綠竹叢映古香寒色時
時襲巾裾而亂袍履僅可當玄墓一席地而以吾邑
得之將無詫雪山瓊島耶梅間構樓三楹曰梨雲取
坡公夢中語前築平臺二重礬石爲楯一登樓無倚
得全梅之勝而堞如櫛濠如練漁網如幕帆檣往來

旁午如織可盡收之睥睨中臺後朗曠臨池可作水
月觀宜月而群卉高下紛籍如錯繡宜花百雉千甍
與園之峰樹橫斜參列如積玉宜雪雨中春樹濛濛
茸茸輕儵乍飛水紋如縠宜雨修篁琮琤與閣鈴丁
丁成韻互答如拊石宜風左亦有崇岡陟而南可數
百赤當東西兩水間竹影波光相爲掩映昔簡文入
華林園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
間想從樓後循陔而東爲廊二十二楹曰清淺折而
南渡來青門若長虹垂帶又爲廊二十楹而窮于溝
溝宛轉與兩溪合軒一楹跨其上曰碧浪榜回棟迤

山園集 卷十七 十三
遲朱欄縈迴十步一曲或起或伏極窈窕之致又南
爲小阜高倍岡結亭曰凌波自亭左折而西由竹徑
入古級山路令人有玉洞真人之思花間構小樓三
楹曰蒸霞檻北負山南臨大河紅樹當前流水在下
每誦太白杳然之句真覺別有天地非人間矣此中
坻之槩也

由清淺廊而西凡三折爲廊十二楹折而西爲館三
楹曰華滋取張曲江語右軒左舍南嚮曠然一廣除
分畦接畛徧蒔芍藥數百本春深着花如錦帳平鋪
繡茵橫展爛然盈目客凭欄覽之輒詫謂余此何必

減李倫金谷余謝不敢當而其隙以紫茄白茶鴻茶
鶯粟之屬輔之則老圃之能事也又西有池名龍珠
三面距河北帶溝水若抱形如珠在龍額下想以此
得名近濬外濠遂塞水口而積土且成阜中多古木
木未有藤花下垂春來斐疊可翫余高其坦與水界
曰鹿柴而畜群鹿于其中求友鳴麇或騰或倚雉
者將亦自忘其爲柴矣水上竹林修茂構菴三楹曰
竹香小山巖然古松倚之如蓋一峰蒼秀相傳爲古
廉石庭前香櫟一株秋實纍纍如綴金名菴或取二
義然杜工部咏竹云風吹細細香則竹亦未嘗不香

也菴右小齋兩楹三面皆受竹曰清籟窻西襲龍珠
之勝時招麋鹿與之游余集唐句云樹深時見鹿籐
蔓曲垂蛇可爲此地寫照菴後爲堂中三楹曰真止
東二楹在高陰下曰坐止西二楹面竹曰清止左右
以兩小樓翼之斯亦棲息之奧區也至是吾園之勝
窮吾爲園之事畢而園之觀止矣因以止名吾園園
畝五十而贏水得十之四土石三之廬舍二之竹樹
一之而園之東垣割平疇麗之撤垣而爲籬可十五
畝則明農之初意而全園之槩云

園居士曰今而後茲園庶幾爲余有矣定省之暇水
泚陸涉郊壩之外朝出暮還撫孤松而浩歌聆衆籟
以舒嘯荆扉常掩俗軌不至良朋間集濁醪自領而
又摘紫房挂頰鯉以佐之座客有談時事及世諦語
則浮以大白時而安神閨房寓目圖史味老氏之止
足希莊叟之逍遙而閒居如潘岳則慈顏和獨步如
袁粲則幽情暢昌言如仲長統則凌霄漢高臥如陶
靖節則傲羲皇園居之事殆未可一二數也雖然又
恐余之不爲茲園有也夫世固不乏蹈引之士慷慨
遺祭巖穴驕語者未幾而熱中擅途摺情好爵坐書
空而咄咄出載質而皇皇外寂中喧先貞後黷將使

山園集
嶽朝隴笑毋寧爲草堂辱耶余自今與諸園盟有如
土不肥泉不冽花不鄂竹不苞鶴不抱卵後不報時
禽魚不來親人園任之不然者罰依金谷鞠爲茂草
如或焚芟裂荷誘松欺桂石無激流無枕鶴無友鹿
無群白雲無侶風月無主余任之不然者請移文如
鍾山故事甘謝逋客夫然後茲園爲余有余亦爲茲
園有兩相有而兩不相負適軸弗讓丘壑長保無煩
捉鼻若將終身優哉游哉雖有他樂吾不與易矣而
又烏知夫雞肋之癡蝸角之爭腐鼠之足嚇我耶蓋
嘗讀淵明止酒詩其言止者非一要其指曰始覺止
爲善今朝真止矣此余所爲真止者吾堂而後入余
吾園之意也

青羊石記

青羊石者石之狀類羊其色青擊之鏗然有聲其初
爲蔣太守家物已歸余外舅憲副公西園已復歸余
內兄明卿主三易而姓未改余治園北門明卿貳守
任城聞而豔之以石見贈曰子有膏肓請以是盟余
受而寘之鴻磐之上錫以嘉名曰青羊君夫惟石不
可轉今轉而屬余自西而北易蔣而吳其亦有數存
焉也歟玄中記云千歲之樹化爲青羊神仙傳載黃

初平牧羊金華山羊化爲石夫青寧生程程生馬馬
生人造物出入于機變幻不測類如此又何疑于眼
前之轉徙身外之去留而得忻失戚乎哉余拊石而
有感遂書之以補園記之未備且繫之銘銘曰木化
爲羊羊化爲石化化生易其有極我偕爾兮野人
之居爾隸我兮神仙之籍其斯爲莊生之寓言而老
子之遺跡也耶

紀異

大同爲晉轄大同校士則屬宣大往歲晉闡簾官偶
絀大同士無解額余力主復舊制簾內外辟三人焉
余按大同見郡庠鄉賢多闕檄府議最著者合祀以
光郡乘鄂國公故鄆陽人專祀馬邑府議人祀尚持
兩端余謂世民雖有慚德鄂國委身盡忠且有保障
功祀之可此八月初事也晉闡分校楊憲幕閱卷時
恍見尉遲公入簾內問其意欲中大同人已揭榜獲
雋者二咸詫以爲奇高太守謂余追崇鄉哲作興人
材意甚拳切神之格所以報也余烏敢當乃其顯靈
默相時與事會亦足徵神之如在吾人一動念靡不
降陟不可不慎因爲文祭之復紀其事以志異云時
萬曆己酉十月朔日己酉

傳

詹山人傳

詹山人名泮字政叔別號雲池後更名濂字淑正號師朴徽之新安人國初文安公之後也父廷海筮鹽五十無嗣遇異僧相之曰爾財散而子且林立矣于是廷海盡散其財連舉七子山人其六也廷海年八十病且篤山人割股以進霍然復起越四年乃終語具胡郡守孝子傳山人初習舉子業不成去服賈道經雲陽挽舟見遺金于道遂泊亡金者泣而至還之行數里有蟻聚如丘奉足將昇之火山人探囊中數錢與之環護至日中蟻徒盡始去山人服賈弗利去學書初臨摹黃庭旣見顏魯公帖詢其人爲唐忠臣棄黃庭而學焉其先有孟舉善書宗其楷法篆宗李斯隸宗程邈圖刻宗漢技日精家日益落時時游公卿間有聲試禮部得爲儒士山人遂如京師太史徐公雅重之曰子非獨俠也有儒者風爲之號濂渠居士秘書顏公與朴與山人談理學有深契山人遽起拜請執弟子禮此濂與師朴所繇更也居京師有馬卒失馬力無以償泣于市山人探囊中二十金與之卒益感泣邀山人過其廬夫妻長跪出其女曰願

爲太夫人役山人艱然曰我哀汝而全之生寧望報乎欲拂衣出卒伏地泣愈甚山人曰吾有一友年三十未娶盍歸之且爲納采治裝諧伉儷焉馮司禮營生壙欲得山人題額弗許餽之金弗受人或從吏之曰以數字得若而金且納交巨璫胡弗爲也山人曰炎炎易滅彼且敗敗則附之者無株累乎未幾馮果敗人始服山人之知幾居久之屠儀部緯真結白榆社談詩山人亦與之談詩自號白榆社使者人多目攝之儀部中彈射因而註誤山人下詔獄賴劉金吾思雲察其寃竟得釋山人遂去京師游浙游廣東以筆耕餬其口既游衡州見禮于許郡守然不謁守益重之厚爲賂而別渡洞庭見一舟子舟子大厥載賈怒呼索之急山人心憐之探囊中有贖二十金取以償賈賈爲媿謝而去卒予舟子俾易舟而新是尚兩涯觀者無不手額曰仁人也解維至湖心天忽暝颶風橫作幾及溺舟人大恐山人曰天道有知豈令我葬魚腹耶頃之風稍定漏已下一鼓昏黑中見一燈隱隱若前導者鼓棹從之愈行愈遠燈若浮水中夜半舟淺泊俄有群卒逼舟而呼舟子曰處矣是盜藪也山人疾聲曰何人哉我新安詹某也群卒

前曰我等衡州邏卒向失律罪應笞賴公得免未報
 德何敢相犯備他盜耳羅羅而去游楚經麻城劉金
 吾即世其家以爭廕開墻室人洶洶山人直造其門
 攘臂瞋目眾為辟易願受約山人曰金吾公顛末余
 習知之今廕合歸某家貲合給其其中有用事殉利
 者稍為梗山人擊案叱曰奴輩利財敢敗乃公事金
 吾公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有不剖心為公者
 如日眾咸懼服事遂定游吳與會董儀部青芝之家
 難為之解紛大率類此游始蘇合寶林寺募檀越建
 周宣靈王祠篆書大學聖經藏書佛說多心經楷書

常清淨經勒石行于世復游廣

世願欲勒四

十二章經金剛經于金山勒道德經于清靜經于焦

山人多樂助之者三經已成惜公一經未竟而卒山
 人再游廣陵實依汪長公章父託其孥于真州居十
 六載所為治廬舍給薪水多章父力乃山人性好施
 予不顧家凡賢豪長者高山人義或餽之金帛見貧
 者輒推而與之不少恡故終其身橐如懸磬夷然不
 屑也母某氏壽亦八十有四山人每焚香祝天願母
 壽如其父豈亦孝所感也子一名大輅習舉子業山
 人生于嘉靖己酉卒于萬曆己酉年六十一疾彌留

告其子曰我不日去矣此去亦榮元來一生陰德如此沐浴盥頰手指四方微笑而瞑若仙逝云 柱下史曰吾聞之大史公季次原憲懷獨行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蓬戶疏禍不厭死而已游俠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赴士之困厄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以爲不可同日而論今觀山人慷慨周急排難解紛時有朱家田仲之槩倘所稱布衣之俠非耶至其還金卻女廉潔退讓子牙次憲之行卒以寔終抑可謂兼之矣語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者汪長公千里誦義亦所謂好行其德者哉

碑

二義祠碑

吾郡北高山之下有二義祠祀故孝子顧文英及其裔義士顧正臣也正臣死義于萬曆戊子里人推官吳宗徽等以其事聞于郡邑郡侯譚公禔公邑侯徐公爲立祠并祀其祖文英稱二義焉按先進孫大雅傳文英當洪武初父翠軒以稅長運餉不及格當重辟會有疾長子宜代乃文英謂兄任家督弗聽往奮然以身當之及赴闕下高皇帝欲賞死俾永戍則寧死不受賞曰毋寧惜一死爲世世子孫尺籍累也蓋

是時文英年才十七耳豈不偉然丈夫哉正臣則以閭長率兵禦盜死有保障之義焉至今高山之下泉潺潺而石齒齒猶然有英氣人之拜其祠者皆歎二義出于一門若祥慶威鳳足以壯脯獄之色也正臣之子世登乞余言紀其事將樹豐碑于祠以示永永余乃作而慨然嘆曰士君子砥行植節修身立命以求不失其本心至于死生之故大矣自孔子言殺身成仁而又以匹夫匹婦經于溝瀆爲小諒孟子言舍生取義而又謂可以死可以無死爲傷勇蓋酌于常變輕重之間裁成取中以立古今生死亡之大經而賢者恒任其過不肖者恒任其不及過者每有所激而爲慷慨不及者或有所託而爲趨避則聖賢中庸之論且爲全軀保妻子之人所藉口居恒悻悻談節義一當利害靡不舌呿色沮見人之死于義則又蜂起而毛索曰夫夫也死非得已也或非其表情也又或借此以徼千載名無異生前之終南也嗟乎死生亦大矣人旣不難以七尺殉義而猶訛訛若此必將禽行輿動擇便苟活與草木同腐而後爲得乎彼與草不同腐者果勝于死義者乎謂死義者果不足爲賢乎夫申生之過過于孝屈子之過過于忠過則過矣

而忠孝之大節烏可泯也毋亦晚近澆刻好譏貶人而又假之以自掩自便耶此余之所以慨然作而歎也今之議文英者必且曰以高皇帝之英且仁也不承其賜戍之恩而必以得死爲快其矯名乎傷勇乎議正臣者必且曰鄉鄰之鬪閉戶可也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其亦有幸不幸乎何義爲嗟嗟世衰道喪情寢薄而倫幾斃矣無論諄語德色家操市道而戈矛刺于骨肉胡越判于戶庭其擅素封擁赤系放利而爲富者視其鄉之饑饉不啻秦人之肥瘠卽欲其捐半菽割寸鏹以相助且不可得而况乎其以身殉

也國初草昧立法率用重典民鮮不重足而徼苟免戊子不歲殍以澤量江干之盜縱橫蝟起民不聊生若元英正臣之蹈義發憤赴難而不避禦侮而不悔何可多見哉昔唐天寶之亂江淮保障若張許二公之完節當時又有議之者昌黎子爲文以辨之而後睢陽之大義傲如烈日余不文固不敢望昌黎而竊附于闡幽之意以爲若二子者不可謂非成仁取義之偉丈夫也祠曰二義又何疑乎祠之前有門面舜山之麓中爲堂後有寢旁有廡共若干楹皆世登承郡邑侯之檄拮据以成之而鄉人煇薌漑酒以昭禮

享者伏臘不廢也世登可謂能以義世其家矣余旣
文其麗牲之碑而復爲楚人之夢以發鄉人之思焉
其辭曰江之水兮淵淵入延陵之浦兮潺湲江之月
兮娟娟思彼義兮矢勿諼山之巖兮嶄嶄草木皆兵
兮聲珊珊獸挺忘羣兮烏哀鳴其關關如呼彼義兮
名勿刊死父兄兮顧孺子名與山高兮志如逝水百
折不回兮人孰無死童而未弁兮如璞斯毀雲仍繼
兮正臣執爰以趨兮氣英英視羣醜如狐兔兮不與
俱生吾死猶生兮甘爲結纓高山之祠兮俎豆有楚
嗚嗚吹竽兮坎坎擊鼓千秋兮蒸嘗蒐歸來兮未央
傷

二義聯駢兮雲泱泱長嘯悲兮戀高堂嚙齒指髮兮
爲國殤水土爲福兮厚黍稌其穰穰慰鄉人兮無盡
止園集卷十七

家慶圖記

先大夫四十九歲時荆溪李君止善作家慶圖有記以榮啓期所稱得爲人爲男享有年壽爲三樂而又以徵君親恩爲儒爲官乞身方艾爲樵爲漁而又給館粥長子孫不爲饑寒笑獨知止知足逍遙于田間以老較榮啓期之樂不啻什伯蓋津津乎言之有味而意之甚適也余不肖四十九歲從塞上歸南州楊君野塘爲余作家慶圖越一年太宜人見背髭髮盡白復爲余作風木圖皆未有記又十年余六十子若孫女若女孫日益加多余方以爲累而楊君詫謂子

孫衆多亦世俗所稱吉祥事復彊爲余作圖而余乃
勉爲記追惟不肖藉先蔭讀父書十歲習文十五論
秀二十廩于庠三十舉于鄉四十舉于南宮皆不失
魁名初授秘書郎選擇爲御史伉直不善阿邑五十
中考功法以浮躁奪級益余先一年已掛其冠君平
棄世而世乃棄之固欣然甘如飴矣夫以余之謏劣
何能望先大夫萬一而其得爲人爲男爲儒爲官爲
樵爲漁不爲饑寒笑獨皆與先大夫同惟是逮壯踰
疆兩抱安仁之戚多歷愍辛頗爲缺陷其他遭遘又
似有僥逾者先大夫官詞林未司文命以綱常伏

闕忤權被杖萬死一生若代言責而受奇禍不肖官
薇省越俎持衡奉命典中州試旣叨言責指佞觸
邪衆咸側目卒賴主上明聖免于杖譴無毀髮膚
豈非幸歟先大夫初作圖八子一女三孫不肖今圖
爲子者十爲女者四長而不可以貌圖未載者三爲
孫者七爲女孫者六雖未必如汾陽不能盡識問安
但領之而圖甫就復得一孫又有將就館者過此以
往未可笑數豈非幸歟先大夫乞骸還里實負時望
忌者耽耽承風下石骨銷積毀踰五而歿不肖掉臂
去國絕無世思魚相忘乎江湖鴻不雁夫增弋所謂

不才之木終其天年今且及耆眠食無恙豈非幸歟
蓋聲過情齒浮德福不勝福益不受損余每對斯圖
未嘗不赧焉愧而念及先大夫又未嘗不恫乎悲也
圖所載者余以壬戌生今六十歲子寬思辛卯生今
三十一歲柔思恭思皆癸巳生今二十九歲敬思戊
戌生今二十四歲毅思庚子生今二十二歲直思壬
寅生今二十歲簡思癸卯生今十九歲剛思乙巳生
今十七歲疆思癸丑生今九歲粟思甲寅生今八歲
女姑思辛亥生今十一歲姜思甲寅生今八歲姜思
丙辰生今六歲姒思戊午生今四歲孫守澄壬子生
今十歲守清乙卯生今七歲守濂丁巳生今五歲守
潔辛酉生今一歲皆寬思出守煥癸丑生今九歲柔
思出守封巳未生今三歲毅思出守鈴庚申生今二
歲敬思出寬思女曰宜孫甲寅生今八歲恭思女曰
科孫乙卯生今七歲喬孫丙辰生今六歲招孫戊午
生今四歲敬思女曰陪孫戊午生今四歲嶽孫辛酉
生今一歲圖所未載者長女嫫思丁酉生今二十五
歲適陳姒思戊戌生今二十四歲適蔣姬思戊申生
今十四歲字龔而恭思新生子曰順孫取耳順之義
云

止園集卷十八

墓表

明勅封秦母蔣太孺人墓表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蓋聞君臣朋友皆以義合仗節殉難生死以之而臣
從君婦從夫初無二義故夫慷慨裏誠皎如白日無
所爲而爲未嘗有冀於外與待於後而或以留落抑
辱稍生佗係排鬱之端義之所不出也當先大夫抗
疏受杖闕下以身後事屬餘山秦公公畢力周旋
不避形跡凡與公暱者無不誚公而獨公配蔣孺人

曰臣死忠友死信均義也君何讓焉公卒以是左遷
王官旋中考功法與孺人飄然歸而坎塲食貧怡
然自得也久之先大夫 賜環起家國所以伸理公
者格於例而公與孺人怡然相得如故此雖公仗節
扶義自足於性無所冀而有相助無交適其所藉孺
人力豈眇哉公爲太保鳳山公孫太守次山公子業
故不薄而里中以慕義至者不難判其產應之貧而
生不能養死不能葬則之不足孺人脫簪珥佐之凡
與公暱者又無不姍公而公與孺人曰危而次而而
持均義也吾何憾焉且好義固孺人所素矚也孺人

翁氏武進名家祖亨登正德辛未進士官南臺御史

會 武廟朔巡抗疏請 回鑾甚力不報已 駕復

南幸伏行在以死爭又不報侃侃著直聲父瑄樸茂
有先民風則凡孺人所爲相餘山公仗忠義急人患
難爲德於鄉里生死而骨肉之夫有所稟授非浮慕
焉已也藉第令公以官爲重則必以友爲輕又第令
公與孺人以利爲重則必以義爲輕而公棄一官殉
友捐一家濟人歿之日至嘗聞史管窺窺孺人與子
延烝嫠孤相守三十年四壁徒立卽其子成進士爲
令滿考砥淬名行矢清白橐猶若洗也可不謂無所

爲而爲未嘗有莫於外與待於後者哉此益足以明
餘山公之志而淺之乎窺公者正如鄒爾瞻先生所
云閭左習氣忌畏人修耳余故論著其大表而出之
以式世之爲臣若友者而且以式世之爲夫若婦者
明澹慧居士陳長君孫謀墓表

蓋聞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凌德滅義敝化惡終萬世
以還同流斯痛蓋漸被使然也今制士大夫無世
祿有世官所謂宦子弟者席祖考之餘蔭挾父兄之
美官身處膏脂服美純袴浸而爲俗習以成性雖資
富式穀克自振厲詎曰無人而從善若登流下易流

民訛道降勢驚利輿較而言之其風有五若夫連結
羣伍爲衆仗任邀聚徒黨平決紛鬪靡不藉響附影
隳膽抽腸時謂競風其流一也牟鉅程羨設財役貧
漁獵最巧錐刀必朶遂使聲室立懸金穴獨擅時謂
貪風其流二也溺情粉黛恣欲妖冶燕趙克陳宋衛
爭豔甚乃玉笋颯沓翠憶招搖時謂淫風其流三也
負氣凌物使酒罵座高憤大袖濶帶淺屨情前經而
不恥侮古老爲無知時謂濠風其流四也昔窳不檢
集詬無賴呼盧一擲買味千金成業墮於燎毛巨貲
棄如敝緹時謂敗風其流五也惟茲五風遂生十濫

行同市井名陷饕餮一濫也襟裾徒具廝養奚殊二
濫也宴安懷耽美疾滋毒三濫也逐嗜追好遺親忘
家四濫也敗德傷化貞介所羞五濫也身受大謗多
言弗畏六濫也凶終隙末衆怒羣猜七濫也樂禍府
性隕身覆宗絕祀十濫也濫之所歸風斯在下衣冠
憎其秀濁神鬼瞰其高明否泰相傾禍患莫救可畏
哉可慨哉吾邑陳長君諱貞貽孫謀其字先太母邵
貞烈受旌貽厥孫謀識前列也少負穎質弱不好弄
爲父侍御所鍾愛訓勵尤切愛育義方並行不悖以
故保抱之日屬對已工舞象之年褒然邑秀室有完
行居無雜交衣布飯糗鮮裘馬之敝習枕經籍史敦
詩書之夙好凡存結撰膾炙人口若乃服膺佩仁慷
慨赴義姻戚藉以舉火里閭芘其覆露斯又立達與
俱躬行有得此子無死未可量也公車屢蹶下帷更
勤志同刺股瘵成嘔血割戀人世奄逝泉臺春秋僅
三十耳嗚呼顏子淵之純粹尚短二齡王子安之秀
發甫踰一載造物戲人倏予倏奪所謂使諸君存令
此人死可勝悼耶侍御西河茹痛彌久不忘東土徵
言在野斯獲將託不朽敢謝無文稍爲彙括事略著

爲銘章式表厥墓以示世家云爾銘曰於惟長君太
丘之裔爰及永嘉止齋克世再徙荆溪不億其麗奕
葉熙隆休聞昌熾太母矢節 朝旌貞烈王父媵修
鄉稱孝潔英英柱史益光前業駿發哲人秀朗天植
克岐克嶷不咲不啼渥丹威羽汗血霜蹄燥髮就試
藻理瑰竒累紙立掃十策弗遺春容大篇汪瀆靡際
豔曲小詞亦各有致婁對公車竟慳上第其神不怡
而精彌勵公家世德先行後文心游玄古力緝治氛
違豐安匱厭飽絕溫深山淨土卻執杜門聞君少時
晴書仁字着於心胸以明厥志人寒我衣人饑我食
痛癢乃身不靳博施庠餼館穀積銖累織是裘是襦
拓爲義田賑窮周乏扶危持顛爲仁由已希于大賢
君亦有言學難作輟憤悱之極微有證入習氣橫生
勾萌軋茁寧以一勤補茲百拙文無枝葉學有本根
德機旣杜成性斯存殆庶先覺越度彼昏有懷古愚
無忝文孫釋典旁通宿因若曉夢游帝庭搏頰以禱
願我再生不離懷保言訖長逝意象了了蘭摧玉折
古今所憐朝聞夕切又何憾焉人能弘道天不假年
其骨雖朽其媿足傳悠悠末俗佻佻世宦萬古同流
五風十濫砥澗翳柱稽田維畔表君特行以爲人鑑

山園集 卷之八 五
天帳迤西離墨之陽鬱鬱新阡葱葱幽房孫枝允蕃
奕禩載昌是爲篤行好學君子陳長君孫謀之藏

墓誌銘

太僕寺少卿趙卓菴公墓誌銘

先大夫登隆慶辛未榜進士官詞林疏正綱常受廷
杖編戶起家旋以直忤時終齒不顯蓋是榜先後建
言獲罪植節砥名視他榜獨盛若泗水趙公亦榜中
一人也萬曆辛丑余倖通籍供奉爲舍人一時辛未
榜之子若孫列在交戟者咸修世講之好若泗水趙
公之子之琴官鴻臚與余兄弟所夕往來又雅相善
也甲辰余以使事還里鴻臚君亦以使事過見僕手
公狀肅衣冠造余而請曰惟是先人墓中石子其間
之余謝不敏已而嗟齋涕洟者久之曰趙公名卿也
當世鴻鉅豈無知公而操如椽者而獨以屬余夫亦
先大夫之以乎蓋公爲御史以直節稱御史魏公允
貞疏論輔臣落職公申救之幾逢上怒會京察公典
厥事有逞胸臆阿風旨者欲借此以處建言諸君子
公力爭以爲不可大臣有不滿清議者頗恃輿援公
拾遺論黜之竟觸忌諱以是坐謫嗟嗟公與先大夫
同榜且同志譬之草木猶臭味也余小子又何敢辭

謹按狀而爲之誌公諱某字某別號卓菴其先豫州人七世祖徙壽泊從高皇帝建義旂立軍功世襲泗州衛百戶考樂東翁諱某多隱德以子貴封御史妣馬氏封太孀人公生而端重寡言笑童年卽劬書攻苦夜分不寐樂東翁憐愛之勸令稍休俟翁寢吟誦如故文譽日起爲督學馮午山公所賞識嘉靖甲子舉于鄉又七年成進士筮仕德清令德清爲東南岩邑政繁賦重號難治公蒞任政先潔已爰戢僚屬清訟牒課學校勸農桑歲革常例數千金蔚有異績甲戌計羣吏銓部以卓異首推公聞于上賜宴賜金綺亦稱異數又二年召入爲四川道監察御史出西綱紀聿新文武爲憲尤慎于吏治臧否刑獄出入值秋防互市期公移牒督府申約虜稍違約當因罷市虜竟毋敢違約者邊軍以餉後期鼓噪幾成變如閩越事公宜渠魁于法驕兵懾服有巨商并罔願輸金十萬助邊以寬其罪制府已許可公正色曰制府爲朝廷守邊重邊計吾爲朝廷執法重法紀抵其詞弗省議遂寢再奉命按廣西素有痰疾或謂不宜炎方可請他代公謂人臣義無趨避遂叱馭往無何疾果發乃上疏請告時燕齊困于饑徐淮困于水吳

楚困于催逋公所至進長吏問疾苦或移書部使者
爲畫蠲賑蓋以民瘼爲痼痲不知乃身之在疚也踰
年病痊補任以典京察忤時被謫公慨然曰吾知公
義直道而已進退曷計焉乃中外無不爲公稱屈者
已復起南京太僕少卿尋轉北尚寶光祿太僕少卿
海內正人方以公駸駸嚮用爲世道慶而前所論黜
大臣有爲之修郤者蜚語媒孽公遂以對品量移而
公掛冠之意決矣疏再上得允致仕歸而仕門郤軌
不聞外事兩臺屢薦公爲大用而公卒不爲起也公
性孝友教子孫嚴慈備至人有病疾緩急亟拯拯之

道窮交則殷勤款洽不忘人子尤有

者引而進之或不能立者爲之計生產作計千戶

某以折糧當刑縲繫數年其孥且流落公出案中金

贖之百戶李某以誑誤調邊有母孀老相依爲命公

爲訴當道得免泗故澤國頻中水公請於直指築石

堤建內城以捍崩漂泗田瘠甚又多澇公在南岡寺

時請蠲馬價三年以振子遺泗遭回祿延燒千餘家

公捐金易粟助之泗文廟後址迫隘公割祖旁西園

拓其地蓋公之內行淳備而其爲德于鄉不可縷數

又如此孰謂公之直節苟爲許且矯博建言之名而

已哉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二卒之日
體膚柔軟顏色如生若仙解去配劉氏封孺人有賢
德生子二長卽鴻臚君次某貢生女一適某孫男六
人孫女二人卜吉于是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樂東翁
墓側承公志也余旣爲之誌而復銘之曰

潁泗之交天地中河濟北滙江漢從遙拱滄海日出
東篤生異人著勲庸其間名世有趙公大吐正氣真
如虹作令惠邑比朱桐衣繡冠豸還乘驄觸奸摘宄
如發縱保全善類聲氣同再起再躋直厥躬歷佐四
寺多芳蹤拂衣高卧惟明農內修倫紀成淳風鄉人

頌德譽永終翛然怛化神明通佳節鬱鬱馬鬣封
銘勒石垂無窮

封戶部主事松巖吳公墓誌銘

余林居多暇每與錢侍御若木楊推昆陵人物自泰
伯開吳以迄今茲上下三千四百餘載表章六百七
十餘人作毘陵人品記志仰止焉若木曰而家延陵
固不乏季子迺孰有抱潛德稱篤行君子如松巖翁
者其人哉是時翁方享稀齡被服綸寵守良塞兌
不出戶庭余心儀之亡何卜宅比鄰僅聞警咳長公
臬副起家浙憲涖章安甫十日而翁遂棄養不聞相

杵聲矣傷哉再閱歲臬副將戡襄事儼然衰經手若木狀來請誌銘余不佞信若木而因信翁之有當於人品也能無許按狀翁名培字守達別號松巖始受姓繁出延陵世居武進夫椒山之張清里宋淳祐間有杭州教授省三公敍家乘稱居山南九十八代矣數傳而雙澗公贊雄一鄉適 文皇帝欲徙富民實北平公以幼獲免再傳而止齋公夫瑞生思齋公時茂則翁之父也勤載德而拙治生家遂落不復稱素封思齋公以蒙師餬其口年九十未嘗一錯趾入城而嘗館荆溪巨室主未定嗣而坳衆競起胙其篋典者素善翁莘金一簞餉之翁峻卻亟走歸若將免焉其介特如此設教端軌模範甚肅嘗謂輓近小學教弛耳目手足皆無安頓處臬副幼習句讀侍左右教之敦本實卽應對進退飯醖醜盥靡不檢柙繩之坐讀時足小交輒正色曰足容重交則不恪其方正如此翁幼秉穎質上稟嚴訓偶從壁間聽鄰師說經悠然會心覺平時所受章句束小乘義無解脫卒以困於胸脯弗竟學遂棄去迺其易直莊嚴動中繩墨居然思齋公遺矩也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弱無童子之弄長與人周旋情誼款洽衆皆暱就間拓廬畝率

浮原直或直當而業未割始聽之未嘗程羨爲權子
母計里中以是稱爲長者嘗買婢婢父疫死惡少將
居爲奇貨昇尸及門翁陽爲媾解陰具情實顧公庭
証者意沮禍迺寢一暴人麗殺人辟指翁爲證賴翁
弗深訐得脫後遇諸塗醉而狂謀翁束身謹避之其
人果自悔肉袒謝此其審於觀變善於容物倘深得
致柔之旨者耶歲癸卯臬副與余弟同舉於鄉丁未
成進士翁所不於其身者庶幾取償於子矣翁精於
名法初就祿養會臬副筮仕廷尉平故事廷讞外詳
第署所讞要囚情罪 奏決而已翁輒援歐陽觀公

所爲理死獄爰書者令臬副伏念不蔽期於盡遂以
是覆外讞囚不應死九人悉得全活翁活之也臬曰
郎金部督饒津門翁大書清慎勤三字於屏勗之臬
副操冰蘖三年積羨三千餘悉留征繕翁留之也臬
副初守東京爲 帝子湯沐郡難治翁數傳語惟澡
躬飭紀吐柔茹剛臬副奉教壹意營職諸藩邸貴人
無敢闕出擾民民用無寧翁寧之也蓋翁有恒言曰
丈夫心事務正大光明不可廉窺壁聽爲兒女子謹
觀態又曰無益之辨不悉之譚甚勿撓衆損神又曰
要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皆祖父子孫遞相承受不

作過去未來觀噫嘻此其履道坦坦豈有言不可語
人行不可語心愧屋漏而慚金影者乎根本不撥枝
葉自春翁之所為子孫樹基者取之方寸有餘地矣
已未臬副以守人 親稱治平第一擢浙憲有赤城
之役念翁踰峯依膝下翁趣之治裝屈行猶徒步
將之郊以示憂錄詎意不浹兩旬忽中痰遂不起蓋
訃聞於台而臬副之推製可知也迺善人歿葬鄉矣
典刑又寧獨一家之私勸乎哉翁生於嘉靖乙巳九
月十四日卒於萬曆己未十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
五以臬副初命 勅封承德郎戶部福建司主事配

杭氏贈安人孝慈婉順先翁十二年卒子二長即
副賜歷任浙江按察司副使娶陳氏贈安人繼娶白
氏封安人次昭娶杭氏女一適姚光縉孫男五伯上
庠生娶蔣氏仲正聘白氏叔旦聘賀氏俱賜出伯生
仲直幼未聘俱昭出孫女四一字任允燦庠生一字
湯潛一字鄒延玠一未字俱賜出曾孫男一酉孫伯
上出先是杭安人厝于邵家灣卜云吉矣改卜習吉
今厝翁于石臼塢之新阡遵遺命也葬以天啟元年
四月二日余既為之誌復系之銘銘曰
毘陵之品延陵之裔九十八代垂百千世山之陽水

之滋生于是歸于是啓後人俾昌熾疇爲狀無溢事疇爲銘有令謚兩柱下舊史氏

太學生文岩董公墓誌銘

余歸田卜居慈孝里里中四三兄弟比屋而處結爲文酒之社月必會會必罄懽意氣莫逆形骸靡間也而汝龍於衆中尤稱醇篤衷無城府表無崖岸語無媒褻無刺譏性善酒酒無量不及亂卽玉山僂俄亦無號呶傲倖之態居恒舉止端重言笑不苟或滿座議論颺發其淵停之流必汝龍也余心儀久之十年始締爲婚姻謂可三三而三汝龍一日捐賓客矣

阮亡嵇天黃墟黯然木壞松崩女蘿安附余可

汝龍又何忍誌汝龍而其孤孟醇等博顧懇甘

重以汝驥之命何敢辭謹按狀公姓董諱應辰汝龍

其字世傳有文武二峰公業文以文岩自號董之元

籍松陵元季諱思齊者避兵徙晉陵七傳而退齊介

舉嘉靖癸未進士生三子長後峰翁舉嘉靖辛丑進

士官臬憲次兩峰翁官光祿丞其季省願翁官寶慶

州駕則公之王父也退齋翁令新昌以清白著入計

次攜一銅缶行三百里叱之去其廉慎如此省願翁

宦更薄橐裝如洗乃以善治家人產纖積而饒蓋以

勤起家非官爲家也省願翁生三子長君用翁次介菴翁俱早世無嗣次華宇翁生二子公爲長次汝驥以嗣介菴則 詔旌姚孺人所撫以矢靡他者也當省願翁卽世不二歲而華宇翁繼之公年才十四汝驥十二兩孤歿外侮紛起瞋目語難撫松構訟所不鼎俎而魚肉不休公二十補博士弟子養晦攻苦不問戶外事事稍解猶聞狺狺聲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旣與汝驥析箸凡人子爲人後其產一真所後者公謂汝驥繼則別體生則同腹也絜矩射覆均如行又以汝驥幼未婚多予之金倉廩未備益之別構嘗是時睥睨齟齬者欲齒牙猾其中無所藉口而公怡白首式相好雖汝驥之恭厥兄亦公之友于弟知之也母鄭太孺人性嚴而習勤垂老不釋操作持家秉筦鑰獨司卽酒豉命而後啟母敢屑越公委曲以色承之如嬰兒配楊孺人婉孌相得舉一子忽捐惟痛之甚矢不復娶太孺人恚曰爾嚮者如杜之特乃生人心庶幾多得孫以昌吾裔一未厭也又三歲而後娶周孺人德婉前嫩連獲四雄繩繩繞膝而太孺人喜可知也公在諸生久婁上公車弗售已入太學又弗售業有子游膠庠文譽蔚起公笑曰有代爲箕

者徒自苦何益遂一意尊明師修束脯課諸子績學
公性慈然不以姑息廢德不以枝葉批本根訓諸子
必依孝弟曰兒治詩其三復蓼莪棠棣乎意深遠矣
待臧獲有恩終其身不見有疾聲遠色豐下巨目坦
衷直腸稱人善不道其短成人美不幸其災赴人約
無失期賑人急未嘗以無爲解或授之衣或繼之粟
或假之田宅知交多獲以濟而於外家尤厚操財不
甚缺急有負之而反面相嚮者嘻弗校戚黨多躐就
之爭設醴酒接殷勤驩公亦擊鮮醴醇遞爲款洽不
醉無歸循循相樂也顧以食指漸繁婚嫁多累

居意念悄悄諸子進曰大人何所不自得公曰
人所特有吾以語人人亦不信兒輩固非能分
者兒不見而母替珥時在質錢家耶形愉神慘所由
來漸會仲子婦遘厲疾公益不怡延鑿竭廢殆忘其
瘁先一日余猶對公握手相勞苦且昧爽忽報公中
痰余亟起走諭趾及寢門而公瞑矣痛哉蓋自公瞑
而閭里之人若遠近若戚疏驚相告者慘相弔者私
相嘆息者幾于巷不歌春不相噫公之爲人可知矣
公生于隆慶戊辰十二月二日卒于萬曆庚申七月
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三元配楊氏雲南憲副葵菴公

女繼配周氏郡庠生新寰公女男子五長孟醇郡庠
生娶龔氏春坊諭德蘭谷公女楊出次仲醇娶蔣氏
太學生作求公女疾不任治後公三十五日卒次幼
醇聘楊氏太學生復孺公女次啓醇未聘次毓醇卽
余倩俱周出女子三長贅褚一新郡庠生無逸公子
不數月而寡今矢節猶在公閭中次適吳濂太學生
履瀛公子俱楊出次適段闡然邑庠生仁寰公子側
出孫男三堯年鶴年孟醇出永年仲醇出俱未聘孟
醇等奉太孺人命以是年十二月十八日葬公于湖
蕩橋之新阡余旣爲誌而復系之以銘銘曰

天無親常與善人而不可諶吾以問諸泯泯行
婚姻孔云而不可諉吾以質諸冥冥不于身必于
孫而不可憑吾以俟諸詵詵

贈孺人元配蔣氏墓誌銘

嗟乎孺人歸余八年棄余十有五年而余成進士授
中書舍人 覃恩錫命得稱孺人云孺人生于嘉靖
壬戌七月十日卒于萬曆丁亥八月二十八日年僅
二十有六戊子塋于郡城負郭西南隅孺人意也曰
傷哉無子也一杯相依無胥遠也今以癸卯改塋于
宜興北巽里東南隅又余意也蓋不勝源本之思焉

百年相從烏忍令孺人獨也故兆得石先大夫之志若銘寧詎泐乎余何敢易一辭謹按誌曰婦蔣姓常郡武進邑人爲余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講吳中行之婦爲余兒亮之妻父曰憲副教齋公母曰惲宜人婦十九歲歸余家余時以抗疏忤要臣受杖編戶而憲副以余葭莩之故移憾調官歸兩家俱從宦乎而余故貧又多男先尚寶所遺敝屋薄田羣子婦而聚廬託處人一椽耳擔石之予僅可給饘粥而婦生于殷盛余兒慮其驕汰不任余家婦也婦乃不難挹損若素習于勤嗇者共謹相其夫無違言事舅姑莊而有

禮其姑毛孺人待子嚴于父及待諸婦則慈于而婦于諸婦中尤能順承曲得其驪婦恒自喜謂夫曰吾侍吾姑如吾慈母也余兒勉兢兢修飭婦則以儆儆成之兒有過而余或譙訶則皇皇不自得兒有微善而余或獎許則又忻忻然力從史于其內公兒恒自喜語其母曰吾得吾妻如吾益友也生朝節辰開舉觴觴舅姑及其父母必精虔鮮饌而自奉則甚菲日不二簋月不一肉枚奩衣襦之飾旋鬻之以營什一之息佐其夫楮墨之費處內外疎戚劑輕量重接以文聯以情斤斤如也余 賜環起家遠在邸

里再閱歲癸未季兒玄當授之室甲申幼兒京聘劉
喪父母無所歸當迎之于家綜理區畫于上余兄主
之而閭以內一切饑餽輦悅之事婦任之敏給詳慎
靡不願指辦者素有志操以干求爲恥每歸寧絕口
不言空乏頃謀置旁近第數楹知舅姑之橐若洗也
不敢使之聞其父母聞而助之半復稱貸而益之半
在父母所曰吾舅姑佐之在舅姑所曰吾父母周之
其於舅姑不欲貽累又不欲貽羞而於父母則既
德又分德于夫之家蓋周旋彌縫必人人悅事事
乃已類如此至于易簣時又舉其所助半貲亟還
家以全其夫之義也藉令婦而爲丈夫必不以困
于人以貨財汚其身可不謂賢哉其成疾以不娠
恒自鬱邑始而血上逆每一發嘔幾數升旣而骨蒸
肉瘠病漸劇其父母憂之爲延醫灸艾而病愈益劇
嗣而軫切之者曰尺脉洪當有娠灸艾悞矣婦且詫
且恚曰吾有子死可也吾無子生亦何爲噫嘻此其
終不可解于心者乎然不專意於已之娠而又屬意
于貳已者之娠也擇聘良家子親爲之膏髮理容卽
有子若不必自己出者此其在夫婦少年相驩之日
亦可謂難矣病且革第睨而謂其夫曰吾舅姑之所

我生良苦矣不以婦視我而以女視我也言訖遂長逝嗟乎痛哉已承祧而斬于胤之昌夫業儒而斬于名之揚婦之所深願焉而今齋志以往矣夫四時常饗百年同穴人也奕世延祚五鼎馳榮天也人可能者盡之天不可必者俟之皆庶幾于異日者婦而有知目且未瞑乎余言至此泫乎淚潸然也銘曰女而順婦而賢嗇于後靳于年豈其未定之天高而塚廡而原祐之篤胤之綿庶其可俟之天而翁匪誌而媿可傳藉茲一言慰而之泉

封孺人繼室蔣氏墓誌銘

嗚呼此余繼室蔣孺人墓也余始娶于蔣爲憲副教齋公女不宜子鬱邑以死有婦德先大夫志之先是爲余開勝路余哭之慟曰宜子足矣何繼爲越四年不娶余母毛太宜人哭語余曰兒可無妻吾安能無婦耶余復濡忍會余弟世于亦喪妻太宜人又哭語余曰吾可無婦安能無兩婦耶且而不繼從兄謂何余唯唯跪受教曰願得蔣氏之族委禽焉以無忘死者太宜人曰善則謀諸妣者得今孺人爲郡庠生次溪公女視憲副爲從姊行孺人年才十四太宜人迫欲得婦遂以是歲逆之歸延頸秀項儀靜體閒卽弱

不及笄然已任婦而後太宜人與先大夫喜可知也
孺人母黃蚤世與諸姊局一室待年伶仃特甚而次
溪公儒懦業漸落艱苦略嘗然星家每言孺人當貴
歸于我明年爲辛卯余舉于鄉太宜人喜且詫曰何
嚮者勤渠八年竟齋志弗逮而新婦初來得之豈星
家言不謬耶又歷一辛余成進士授中書舍人甫四
日今 皇帝冊立 元子上 皇太后徽號覃恩余
妻贈封皆孺人卽初命乎可謂厚幸矣孺人性婉淑
端一絕無驕冶機利粥粥然自託于無能余謂孺人
弱且少卽任婦恐不任家而先所蓄媵如攸遂匹
奈何故加意揚抑之以明分而孺人則井井然又怡
怡如也越三年年十七遂舉子自是歲舉以爲常或
一歲再舉焉然而精氣耗矣諸媵亦間舉子若女孺
人視之無異已出卽諸子女依依更暱于所生蓋天
性止慈不第勉飾于形迹已也太宜人旣喜得孺人
亦憐其弱且少倍加噢咻而孺人敬共承順不敢稍
懈持先大夫喪甚哀接妯娌和而有禮不侵嘖笑至
於房壺燕屑及勝婢臧否絕口不談卽有意餽之但
莞爾微頷而已待臧獲有恩無論教答不設卽怒色
惡聲卒未曾有余性嚴急或有所督過又時時代受

曲護之以故內外大小無不人人恃如慈母也雅好
修潔舉止有常度擊輓衣襦手自條理必有常處卽
摸索探取不爽尺寸蓋主靜安貞而有心計又如此
孺人旣病余不欲煩以中饋乃在牀褥不忘拮据實
至必問饑飽辦否病亟余憂之爲廢食力勸余加餐
或密具鮮腴乘間以進伺余食乃食曰毋以妾故過
自苦以貽太宜人憂嗚呼誰謂孺人果粥粥無能者
耶余始服官尋奉 詔歸省明年將理裝復 命
人又有身就館適與行會心項項慮之旣行行必
舉子于舟則又喜薦中患痢彌月乃已然而脾胃氣弱

矣旣入都病漸劇而肉脫醫者危之曰法當不治余
曰需人靜而貞宜饗福澤且星家言當貴惡在其不
治盍盡所以治之者久之稍有起色忽復痢竟不起
痛哉旣彌留執余手曰未其有若君之心何慮吾子
且吾視諸子女無二心卽諸媵視吾子當不薄吾可
以瞑獨不得一訣太宜人爲憾耳已摩其子之頂曰
傷哉兒無母也謹受父訓無佚蕩天顯爲重兄弟式
相好矣言不及私檢其遺篋亦無寸絲半鏹留以私
其子者嗚呼痛哉孺人生于萬曆丁丑七月十五日
卒于癸卯五月二十五日年僅二十有七子七孺人

出者三恭思敬思直思庶子四寬思柔思毅思簡思
庶女三嗟乎余所娶兩蔣孺人皆淑媛也前孺人生
于殷盛兢兢故自挹損爲善近名稱難能矣今孺人
恬愉貫習柔嘉夙成鳴鳩溥均一之慈小星絕妬忌
之意有自忘其惠者力或不逮德有加焉前孺人歸
余八年余方困諸生強半牛衣對泣食貧攻淡稱難
堪矣今孺人孤苦久諳伉儷頗得目擊兩闈之捷身
膺一命之榮有適逢其亨者年亦不永遇有加焉此
余之追昔撫今均不能已于腹悲也然前孺人以不
宜子死今孺人以宜子死死等耳多子多累其余之
不幸也夫茲卜地宜興北巽里癸山丁向以是年十
一月二十日窆焉余旣杖淚誌之而復系之銘銘曰
先死後死有子無子無奚以悲有奚以喜哀哀劬生
母亦勞止百爾雲來尚念天只

亡弟龍溪令世于墓誌銘

我吳氏世居宜興北巽里自始祖歷六公五傳而爲
我祖寓菴府君占籍武進登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尚
書司丞我父復菴府君登隆慶辛未進士官至翰林
侍讀學士贈奉直大夫我母毛氏累封太宜人一乳
八子皆無害世于其第三子也登萬曆庚戌進士初

授縉雲令以太宜人艱未任復除龍溪比及三年以不善事上官拂衣歸歸踰年以脾病卒遺孤甫三歲不勝喪余爲經紀且襄事懇堙滅不稱勉爲誌誌曰弟諱奕世于其字別號敏所皆父命也性沉毅寡言笑然有心計料物情或相千萬如數一二先祖父產故薄弟少食貧茹荼爲甘尤善營綜如霸之米鹽玄之履屐侃之木屑竹頭靡弗纖悉家庭一切猥瑣艱苦之事弟獨身肩之先大夫塋甌山弟督治塚露宿苦棘中幾晝夜虎跡其廬不懾先大兄塋錢山姪幼弟爲營兆偕地師策杖徒步上下山麓十餘里經數

十日足趼不以爲疲此其大者弱冠補博士弟子再列高等例入成均余與又于先舉於鄉弟累蹶不自得發爲詩歌淋漓感憤乃不以淹抑徒業腹經臆緯揣摩久之庚子始與魯于同舉余與又于先後成進士弟復三蹶舉禮闈時余按宣雲及瓜不得代會有所抵牾掛冠歸弟亦乞假出春明並轡南轅同拜太宜人堂下喜可知也太宜人寡居諸子咸析箸去弟復依鄰下朝夕奉色養惟謹乃以公除弗獲躬舍飲深以爲恨更號艾菴令龍溪一意殉職精心求民瘼會罹涪水稽天汎濫城不浸者三版弟胼胝拯扶民

幸不魚水退鳩工築詩浦磯修南橋不費官民一緡
利垂永賴語在蔣少宰周侍御記漳故才藪卽龍一
邑就童子試者八千人然不無詭冒弟先期按旨集
里班覈名籍多所汰斥臨校立柵分途以入不至蹂
躪嚴關節杜請囑多士翕服十邑遵爲令皆二百年
所未有惟是御史太嚴行法必信勾稽以序聽斷不
需時胥史厮隸無所緣爲奸鞅鞅失望邑沮海且界
閩廣叢奸利薦紳攘爲市不可問又首列屬分省臨
監之肘易掣凡大利大害大獄所藉孽書摺挂者弟
憑情法無所徇如禁越販清寺租正匹嫡顯與上官

論駁十餘返必行其志積不能堪而黠宦富僧猾
貪弁復廣賄媒孽憎茲多口弟決意投劾乞休之牒
凡四上邑父老子弟羣走遮留者無虛日弟單車之
境上度臺疏發買舨艇徑歸諸生有竭蹶追送者投
詩數章嗚咽而去實不識其面民情大可見而弟憂
心悄悄幾於銷骨矣噫嘻良吏安可爲也弟不獨習
爲吏尤肆力載籍極命風雅每有結撰咸出匠心所
著觀復菴綺集若干卷凡數萬言孫太史聞斯謂其
搜華濶潤波瀾浩瀾若片玉雜錦明光爛然黃儀部
貞父謂其疏快綺麗如調冰雪藕入口皆爽流雲明

霞入目俱絢張孝廉紹和謂其詩在初盛名家間於近代類王瑯琊其文神骨似鄭板橋兼時沿鮑謝於近代類皇甫子循王稚欽具有其體非虛語也斯亦足稱吏治詞壇兼煙厥美者耶弟初娶於馬早卒繼娶於徐皆無子生三女適張東星荆楚聘姜紹書皆茂才張有子詒秀而穎弟最愛憐之曰展我甥何必非子弟大千夫婦相繼劫弟復哀憐之將撫其幼子曰猶吾子何必非子無何庶生子於去龍之年曰去思前所欲子者不果疾革時厚薄皆有所遺曰無負我初心也庶女二一適文學蔡鳳一字史元孫弟生

於嘉靖甲子二月二十六日卒於萬曆己未五月初三日享年五十有六墓在邑東郭之原塋以十月二十四日與元配馬合而虛其右以俟同歸則徐意也弟卒之年計吏者以浮躁奪第一級罪與余擅去同而又于亦以伉直自解嶺東綬以歸此余兄弟不善逢世之明效也然亦何至弁奪其算也嗚呼誌竟復為銘銘曰謂爾拙宦職能辦謂爾善宦位為患不獲乎上古所嘆謂爾少材學且該謂爾多材身乃灾弗究厥施世所哀謂爾兄歸先相隨謂爾弟歸後相偃無忝所生節匪虧謂人忌偏秩可鐫謂天忌全命不

延彼市權者歲九遷謂爾不死龍有子謂爾可死爾
有祀千秋萬禩亦如此

亡弟大于暨婦劉氏墓誌銘

弟名京字大于先大夫復菴府君第五子也吾母毛
太宜人一乳八子皆無害弟生於隆慶庚午七月三
十五日三歲機穎異常偶摸弄象戲久之射覆靡不
中五歲從先大夫京師厄於痘死三日復生有異徵
衆咸詫兒非凡是當亢吾宗者十七歲補邑諸生六
譽籍甚庚寅督學柯師歲校余兄弟悉列高等弟以
稟例入成均辛卯長兄熙于不祿余與又于薦於

庚子世于魯于並薦癸卯服于又薦弟皆與頡頏人
棘而獨不見收余與世于又于先後成進士而猶然
握鉛槧與弟錫于淬勵不休屢試屢躓悒鬱特甚仰
天欷嗟泣數行下嘆曰天乎吾兄弟才相伯仲長兄
物矣幼弟尚壯余年且疆而偃蹇若是上愧伯仁下
慚仲智豈命也耶故每佗僚游於酒人或跣地聲伎
藝花種竹飼魚弄鳥若絕意榮進然獨課兩子甚急
而自隱身數學篝燈伊吾不欲令人知昨乙卯試檢
其篋有背一草積百餘首鏤肝剔腎得之忼慨淋漓
中皆驚人語而又弗售情境可知然余兄弟或從宦

借計不寧子舍而弟乃以家食得依依鄰前罔間晨夕太宜人晚年所需熏修藥物皆倚辦於弟弟善承顏色尤得其懽心卽祿養猶後已夫孝友固弟性也遭兩大喪哀毀踰禮處兄弟怡怡絕無違言忤色但有調劑郵瘡彌縫闕失而忿藉以捐猜踈之釋者事余尤謹以垂髫時奉先大夫命執經於余終其身不敢以鴈行進也與人交肫懇不侵然諾其少年呂鉅及非意相干者面折不少挫家奴有牟市利者痛挾之曰吾忍以數十年經經爲若點耶其介特又如此弟婦劉爲南京兵部尚書公女尚書公無子

所後子爲惡少年構繫獄尚書公邑邑不怡與呂夫
人皆暴亡而所後子遂脫身去獨女在室無所依先
大夫在京師余稟世父遺妣者逆之歸余妻爲理膏
沐時年才十二耳瑣尾流離不可名狀所携敝篋敗
絮從搶攘後收其餘燼人咸謂尚書女必厚裝而不
知其未曾有也越三載先大夫歸弟與婦始成伉儷
而後稍受尚書公所析產什之三已復爲尚書公治
諭塋費不貲盡鬻前產春秋饗祀不絕弟謂婦曰翁
無子女卽子也且以翁所遺爲翁用奚憾乎先大夫
業故薄弟於婦家產又無所贏賴婦節縮拮据勤其

家而弟性倜儻好客坐客常滿復好施予所識窮乏者解推弗恡以故資用常不給至稱貸以益之歲輸子母錢無算家業漸落亦不欲令人知卽余兄弟時佐緩急或有所握齷耻不忍受也今年三月弟婦病危旬日不起弟爲求禪旁徵貴倍直至匍匐投五體亦相得之深也弟婦雖生於貴門幼孤知甘苦絕無驕冶態事舅姑孝接妯娌恭撫臧獲有恩一切米鹽酒食中饋之事綜理周密靡不願指辦而弟不知也婦亡弟益不自得甫四虞遂病不三月疾且彌留亟呼其子囑曰我卽不諱當題旒云舟隱君吳十蓋弟

行十居恒操舴艋往來煙波間因以自號終不飲以諸生名噫嘻此其悒鬱無聊必不可解者乎弟卒於萬曆丙辰六月十三日距生年僅四十七我吳氏世居宜興北渠里自先王父寓菴府君起家占籍武進登嘉靖乙未榜仕至尚寶司丞先大夫登隆慶辛未榜仕至翰林侍讀學士詩書世澤厥有原本余八兄弟聯起科第者五人世以爲異數獨弟落魄不偶且阨且貧而且促於算而且夫婦相繼淪喪造物者之於弟抑何酷歟弟婦後三歲生爲癸酉十月之三日先三月卒爲丙辰三月十九日年僅四十四子三長

贊思邑庠生娶董氏次賢思邑庠生娶任氏幼贊思
未聘女二長適郡庠生孫舫食貧攻苦弟撫之如子
女有至性侍父母疾不解帶者三月人皆憐之次幼
未字贊思等將以 日奉兩喪權厝於邑北郭前橋
之高原衰經稽顙請銘於余嗚呼子猷致悼於亡琴
元長興哀於墜月余何忍銘又何忍不銘更念余長
弟八年行誼無聞功名粗就而以忤世棄官歸買山
營棺料將爲大歸計可以死不死而令弟死敦匠治
木余何敢私美材蓋捐形骸歛手足或可報弟於冥
冥矣遂投淚而爲之銘銘曰

謂天無意此子也材謂天有知斯人也蓋身歿大
鏡閔重臺生相偃死相追命實爲之已焉哉已而已
而矣後來

夏母趙太孺人墓碣銘

嗟夫世衰道喪名利滿人其孰有敦孝遺榮終身不
慕若夏孝廉茂卿其人哉蓋余讀茂卿所爲女孺人
狀未嘗不淚涔淫也余從塞上挂冠歸亦唯太宜人
之以僅一年而太宜人見背君親兩負名行無所底
茂卿謝公車不赴奉母渝十年母登大耋而茂卿復
以質行特聞爲縉紳先生所稱說其又孰有束身修

道貽親令名若夏孝廉茂卿其人哉余甫禫除茂卿
斬然衰經手狀以碣請讀其狀慈儉知大義彷彿類
太宜人余又安得不淚涔淫也按狀孺人姓趙宋紹
興中諱大鵬者知江陰軍僑居章卿里厥後爲甯烏
公諱梅娶王繼娶李生孺人百日而慚烏公卽世寡
嫠弱息形影相弔年十六歸于夏爲帶湖公以不逮
事舅姑爲恨而帶湖公雅好客不善治家人之邑起
大繇若均徭斗庫繕城諸役役者無不立廢帶湖
公故長者匡村石壕之吏齟訾百端或負罪或以
陰河以逐孺人一髮鬻鬻女子以爲門以正言之

退則時歲寒貧者出入靡有狼戾役藉以平然而指
者以勤佐之田塍必涉錢鏹襤褸之務無不料揀
開池種魚條桑飼蠶樹麥植蔗青灌蔬栽菰蹲鴟
怒生頻拾印取積纖累銖家用不困絲毫皆孺人力
也十八舉孝廉君愛之如掌珠然不以愛故廢勞稍
長督就塾或令裹糧負笈師友當世名賢孝廉君復
好客博交宏覽凡法書名畫天文地理陰陽卜筮諸
家座上恒滿孺人婉諭曰多役損精多交損神下鍵
閉關亦收心養性法也及孝廉君舉寶忠孺人大喜

含飴着膝不忘提誨每見稗官野史可爲勸戒者輒
枚舉示寶忠曰某忠臣某孝子某貧人某正士兒謹
識之孺人性明慧幼通孝經內則列女傳諸書燃藜
開卷老而靡勑晚歲皈依佛乘日必盥手焚香誦阿
彌陀般若陀羅尼經及藥師如來准提生生諸咒爲
子若孫各各懺悔戒殺生勸放生尤喜人陰行善事
常讀明心寶鑑一書曰凡事從心田做起但學此做
好人足矣性儉素衣大練食不厭糠粃猶以暴
殄爲戒撫庶子如已出迎養寡母備極孝愛御寒
有恩待族戚遠近親疎有禮斯又其剛折咸中而

僕未易數者也先是孺人五十孝廉君欲爲母治禪
旁孺人微笑曰子無太蚤計時至卽行吾當詔汝年
七十八忽告孝廉君曰兒嚮者所置此其時矣孝廉
泣數行下孺人復慰藉曰自兒舉孝廉黽勉色養呼
吸與俱者三十年兒無違顏母無嚙指母子之間和
樂且孺何日不西何草不黃卽在聚僕之中可無憾
何用戚戚哉蓋又越二年而後大漸然猶捧盤水拭
面神明了了恬然而逝是爲萬曆癸丑正月二十三
日距其生嘉靖甲午十二月初八日享年八十嗚呼
孝廉君所以報母孺人者真可謂無遺憾矣姻婭詳

誌中墓在綺山之陽塋以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銘
曰廉而孝繫母之教孝而廉繫子之賢可以養親可
以盡年我銘茲碣子以母傳移孝為忠過者式焉

止園集卷十八 終

止園集卷十九

延陵吳亮承于甫著

行狀

憲副毅齋蔣翁行狀

外父毅齋翁以今萬曆辛亥二月二十七日捐舍距
其生嘉靖辛卯六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一歲所生
四子先翁卽世者三冢孫復不祿今以胤稱孤者獨
季子良能以嫡承祧者曾孫必昌爾食指繁而骨肉
單弱外內紛搆余稍為經紀平亭之亡何先太宜人
見背余亦斃斃在夜不復能問外家事矣既十一月

良能等直杖而來屬余狀余方狀母痛弗文何能爲
役然外父猶父也何忍辭翁姓蔣諱致大字汝爲毅
齋其別號也蔣之先自宋魏公之奇居義興勝國時
有諱元祐者始徙郡城占籍武進 國初以誠實選
克鄉長元祐生繼祖繼祖生以能有隱德以能生容
魁成化乙酉壬辰兩榜爲州牧有惠政容生盈盈生
同文是爲翁之父以翁貴贈刑部郎中母毛氏贈宜
人翁生而聰敏好學師事其家兄行吾翁績文砥行
朝夕趨步罔敢懈顧質清體孱攻苦成羸延方外禹
道人講尊生術鍵關習靜者久之神始王戊午庚寅

補試翁配惲宜人夢巨魚自書

得雋越壬戌成進士授浙江海寧令未任丁內

子復丁外艱翁念兩尊人相繼切弗及祿養每持

輒隕絕哀毀淪于禮戊辰服除銓補中州之泌陽翁

性簡靜其爲邑持大體不苛小務寬賦省刑輕徭蠲

役與民休息不靳赫赫聲陞刑部主事尋晉郎中時

江陵執政務爲操切翁獨以廉平治獄多所平反會

先大夫建言忤江陵被逮受杖翁攜酒詣 闕下觴

之爲偵者所跡江陵心銜之陞四川副使未幾修郤

以不及調翁夷然不爲意旣而江陵敗先大夫

賜環復職公論大伸翁乃以山東副使起家不二載復爲忌者所中論調翁卽浩然拂衣歸蓋翁素樸茂不善爲媿媿更恬于榮進一起再厥固其宜也若脫屣畏途甘心邁軸年纔五十視世之巧宦嗜進渴盡而不肯少休者寧不徑庭哉翁先世故食貧敝廬田與兄行吾翁同爲諸生共甘苦迨翁通籍仕版爲令爲郎爲臬憲垂二十年所持廉修潔不忍以膏脂自點戴繼而出未嘗不垂橐而歸惟是憚宜人善治家人產內政井井而又有紀綱之僕戮力于外相爲拮据每歲總其田疇之所出廬居間架之所入庖廩

獲餼宗祏有丞僮奴衣精之所共給量其盈縮而什一息之以是佐翁清白而翁與憚宜人皆務博節崇淡泊積銖累寸業漸饒裕遂埒素封蓋以勤儉爲家非以官爲市者也然翁卽饒于貲爵且鼎貴絕無他玩好堂無雜賓間有俳優絲管之樂亦不求多于聲色與憚宜人當場對案燕處榮觀聊以遣興而已暇則曳杖逍遙于園亭花竹之間三徑時開有與獨往卽二仲罕窺其跡歸則卻軌息交往來稀簡非公不入僊室卽郡邑大夫于旌賁臨僎式其閭而去再以執醕禮登賓筵後輒遊諸名里以長厚見稱與物無

競卽犯亦弗校問左有博徒登門詭譎惡聲達于內
翁爲隱身讓之僅奴數千指不聞有譁于市者每斤
置田宅必浮其值不乘緩急擇便利人咸頌德自憚
宜人謝世翁代總家秉不廢筭籌握算蓋藏老而靡
勸諸子婦或請析箸終弗許曰吾不能益汝智而忍
益之過乎生平無苟取亦無輕予諸甥戚族黨有希
潤干澤者多不能厭其欲或以是謂翁而不知節以
制度齋而重積蓋翁之天性然也翁爲人沉然幾重
廣額豐下淵停岳峙望而知其爲福人終其身不見
喜愠之色卽倉皇迫之不能得其原步疾辭與人處

坦夷不設城府至晚歲收視返聽塞兌閉門
盱不啻庚桑之于畏壘殆庶幾無懷葛天氏之風也
歟配懽宜人爲廣南叅軍立新公女側室王氏宋氏
沈氏男四人長良臣郡廩生娶周氏次良士國學生
娶姜氏次佐文華殿中書娶吳氏次良能娶陸氏良
臣佐皆宜人出良士王出良能宋出女三人長適吳
岱祥次卽余小子亮元配贈孺人皆宜人出次適太
學生吳彥淳沈出孫男三人繩武文華殿中書娶楊
氏繼孫氏良臣出蔭國學生娶呂氏良士出胤武良
晉之子奉翁命以愛嗣佐者也聘吳氏孫女十人曾

孫男二人良能等十于今年十二月初八日奉翁柩
啟憚宜人兆合塋于黃塘里之原比當大事臨窆空
爲之樹不朽之聞則以埃作者

侍御錢啟新先生狀

錢啟新先生我鄉邦之典刑也匪直也鄉我 國家
之砥柱也匪直也國我 昭代之魁儒也至於齊
死生識來去刻月日以長逝啓手足而全歸類曳杖
於尼山一齡未逮解折石於武擔三日先知倘所謂
曠世之人豪非耶蓋讀先生之自誌長言而不泐然
遺形骸而不爽然顧性命而不泐泐然顧此世者

非夫矣而烏能贊一辭伯子春搏穎而泣語死曰
贊也先君子之自爲誌也不任受諛也而子曰非諛
人者也請列質行狀之將藉手以謁世之鉅公知交
而信不阿而足徵者若志若銘若表若傳以毋遏佚
先君子之實嘉子之賜不肖亮敬諾爲布狀

先生諱一本字國端號啟新寄窩逋客又其自誌所
稱竊比無名浮休之意也錢之姓實顯融於宋自提
舉公公輔以型學文章標表宇內嗣有相等蟬聯鵲
起凡六七公俱爲世聞人後遭勝國之亂族屬流徙
譜系無所攷傳有兄弟三人知不克保聚訣而別約

依水而居皆以錢名其浜一迎春登昇東一新塘今
再遷而居段莊里諱永岡者新塘之子枝也再傳而
爲大年翁諱稔生龍沙翁諱繪先生父也以先生貴
封文林郎廬陵縣知縣大年翁生六子計子作室人
各一區旣底法迨五而疲矣而大年翁卽世龍沙翁
才十齡耳伯兄繼塲貌諸笑笑幾欲廢箸業爲有力
者所垂涎龍沙翁慨然曰吾父所不肯構者豈以六
非子也而故靳之年不假也吾居伯宅而以吾宅讓
吾弟庶幾竟吾父未了志且不令父業折入它人手
人皆稱龍沙翁雖孺子有丈夫槩云迺龍沙翁以幼
孤遂失學卽學亦不肯竟嘆曰安所事側注而嘆
不能糊其口何如力田者之可逢年也而輒鄙夷諸
學者以故先生卽成童不令就外傳母陳孺人從史
之姑使受蒙師句讀而先生穎異不類凡兒潛出而
聽族屬之說經者輒了了歸而告陳孺人曰兒且欲
徙治經生言陳孺人又從史之年十五始令就從兄
東溟學爲舉子業而龍沙翁故聽之絕不詢其進止
東溟告翁曰以齒則吾不翅弟畜之以文當駕出吾
上吾且不敢與之鴈行其推賞如此而翁弗以爲善
也非翁意也歲甲子先生年十九龍沙翁猶不令就

童子試督學耿公楚侗負人倫鑒按荆溪錄遺陳孺人竊遺先生往荆溪一試而青其衿龍沙翁不與知也丁卯都試不利下帷發憤庚午且見阨於有司試龍沙翁譙讓之曰吾田卒污萊孺子胡獲無庸矻矻爲矣陳孺人又復從史之呼先生謂曰毋挫爾志以錄遺采芹獨不可以錄遺擢桂乎所不給於貧斧吾有簪珥在竊自津送先生往句曲果以大收矣科獲薦應天鄉書而龍沙翁亦不與知也先生廣置書豐順頎然玉立而質端重嘖笑不苟擇言而發擇地而蹈弱冠時已居然一儒宿矣自爲孝廉流覽經史獨湛玩諸儒語錄潛心理學似不欲以帖括徒取青紫也者凡五上春官至癸未始成進士筮仕邑令得江右之廬陵廬陵固理學之淵藪也正德間王文成公倡道大江之西郡先輩傳其學者鄒文莊而下凡十二公曾未百年老成凋謝莫有能起而振之者先生按掌故知廬陵爲文成過化地慨然以紹先喆興後賢爲已任請於臺使者建王文成祠以十二公配月一迎郡大夫合兩庠博士弟子講學其中延禮縉紳相與辨析疑義士伏巖谷稱篤修者肅書幣請就講席不難折節下之而又買田授粲以贍來學之士於是

邑人士欣欣知嚮往益自被濯咸稱廬陵為東南鄒
 魯不虛耳至若征輸有序嚴戎有要庭無留廢胥不
 為奸其趣工以坐食之兵事舉而民不知勞其供張
 以公儲之節縮冠蓋相望而民不知費其訊獄以札
 言有兩造未及吐情實而摘伏如神者其廉盜以札
 記有兩隣不及知姓名而馳捕伏辜者其視早滂以
 單車其飽餓殍以義粟黃童白叟有竟先生之任而
 目不識胥隸耳不聞追呼者惇史蒙山陳公述邑民
 之去思立石頌德政纒纒皆實錄而諸儒且有所
 碑紀教思者其善教化能得士心益足徵已為令鹿

七年以治行異等徵入西

生初受命而後次水口御史

天子

按一方當攬轡澄清天下令墨吏聞之解授而自以
 賄聞胡可訓也甫入臺即上言前江西按臣祝某奉
 差未及行部輒聞訃無贖緩可搜猶借名交際四出
 鈎取庫銀以鉅萬計臣切耻之痛之而避衙門一人
 之嫌罔陛下三尺之法臣所大懼或以徇私望
 臣為長厚互糾病臣為刻苛發舊日之上官挑異時
 之隱禍憂臣為不免皆臣所不敢聞但使栢臺之上
 狼莠悉除嘉禾並秀憲體愈清 朝廷增重實臣愚

區區狗馬一念所當竭盡疏入 上赫然震怒遣

緹騎逮訊寘之理而先生直聲稜稜讐輦下矣其它

賑饑荒釋纍繫省議論補祀典籌邊導河疏凡數十

上皆剴切較著已銜 命按西粵以察吏安民為首

務蠲煩去苛一洗將迎供億之弊而於讞獄特慎平

反甚多賓州有弒主者為馮亭駕禍術維係鬼網業

已甘心俛首先生鞠其情不類為檢故贖法以起因

窮致磨洗狀得主名立捕之人皆行 其善

漁獵復丁狐媚民苦股割若在水火 以救

問先生輜軒走下邑 命

奸利拏問如律吏皆知警言往直指使者出按部第

故事而竣曰吾職掌止此耳 朝事諉於不問以自

完先生身雖在外乃心罔不在 王室接邸報見有

冊立改期之 旨輒上言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

本為戲如此者亦未有 王言如綸展轉反覆如此

者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觀臣竊危之夫父子至親

長幼有序 明旨非不昭然而 皇元子年長十

齡不令出閣講學僅使刑餘傳其字 陛下之愛

子不如民間士庶人之家號為至親者弗如是也

有不按母之貴以加於兄者乎號爲有序者弗如是也
陛下不過欲法 肅皇帝所爲而 肅

皇帝冊立我 皇考穆皇帝在嘉靖十八年二月

卽使如期 冊立已逾二年可再遲耶且 皇貴妃

寵過 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不萌奪嫡之心

此 肅皇帝時所無也 皇元子之母壓於 皇

貴妃之下貴賤懸殊矣 陛下曰長幼有序 皇

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

陛下何以處之此 肅皇帝時所無也 景王就

封止 皇考一人龍潛邸第今者章服不別名分

不正弟旣憑母之寵而朝夕近侍母又覬子之立而

日夜樹功此 肅皇帝時所無也傳聞 陛下

曾失言於 皇貴妃遂執此爲信以要 陛下如

其無此事也則可如傳聞或有影響及今不爲斷制

豈惑愈深剛斷愈餒事體愈難此 肅皇帝時所

無也 陛下奈何法 肅皇帝所無之事耶前

者傳示 明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臣推

陛下之意將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爲不知以聽

遲延或有一人言及卽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

一年或明年又有一人言及復禦之曰此又來激

三六十三

擾我也又改遲二三年必使無一人敢言而後可以
依違遷就委曲遲延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曾不顧
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爲 陛下之

禦人至巧而爲謀則甚拙也疏語多觸忌諱 內庭
聞而銜之時又有首臣總政之 旨復上言論相

十事謂 高皇帝塞前代人臣專權亂政之失罷

置丞相設府部等衙門分理庶務而 朝廷總之所
謂天下之政出於一也今輔臣而曰總政是 內閣
不止爲前代之丞相府且儼然南面之尊矣此旨從
皇上出則無故而自貶損爲失體從閣中票則跋扈

而同悖逆爲大亂臣謂 國是不可一日不明 朝

綱不可一日不正皆自論相始也自代言擬 旨

以來閣臣之專政尤甚於丞相之專權而又惟首臣
爲之主餘皆唯唯聽命若使同閣之臣遇有章奏各
擬一旨以俟 皇上採擇使朝廷之事無一不出

於 聖裁而首者不冒專權之名次者不貽伴食
之誚不然縱不爲奸亦謂有權久而忘焉如申時行

近 題之疏有云臣特票從部擬而已部臣題閣臣
票如是而遂已乎不知置 皇上於何地此其所

當論者一評事繼于仁恭進四藥之箴 皇上欲

止園集 卷十九
見之施行輔臣襲陳賈鄙夫之智力勸留中後有言
及輔臣者亦槩留中既導吾 君於遂非文過之

爲安望其臣有盡忠補過之舉故欲我 皇上之

從諫當自輔臣之受善始一切章奏凡有關於 廊

廟者負罪引慝懇請 批發有則與天下共改之無

則與天下共勉之庶乎以過弗憚改之身來直諒多

聞之士驅讒諂面諛之人而又仰致吾 君從諫

弗咈之美此其所當論者二科場一事再言幾汗齒

頰獨恨原無私弊之票擬不可以欺三尺童子而敢

以欺 君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國家令甲凡

同族同官必令迴避其父執政子若弟引嫌迴避無

不可者嚴嵩之惡不有其子世蕃不如是之甚張居

正罪大不可解亦懋修嗣修等連第爲灾耳臣請見

在執政子弟俱以蔭入官其有已中式而被指摘者

亟除其名改授應蔭官職留餘祿以還 朝廷留科

目以讓寒賤之士此其所當論者三大臣以身殉

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何暇延接私交通受餽問匪

嫌疑之當遠且精力之徒勞卽虛名亦受實汚足樹

貪饕之幟矧源濁斷難流潔安覩肅清之期請自今

有政事當議賢士當親止禮見於公庭勿通問於私

室但有候門投餽仍踵敝風者緝事衙門訪拿一洗政本之陋習重開 內閣之清明此其所當論者四墨勅斜封前代所患密啓言事貞臣弗爲近聞閣臣或有採援類具揭帖以進雖出格心上理絕無私意可窺已類斜封密啓之爲殊非兼聽並觀之正沿中書之故事啓留中之弊竇示威福之自己昭恩怨之所由 上從之則居其功 上弗從則避其怨

入告旣不可知外順又無所見此其所當論者五

國家倣古建官部院卽分職之六卿 內閣卽論道

之三公也未聞三公可盡攬六卿之權六卿又惟類

首屏息請教聽命於三公者在嚴嵩張居正時大小諸臣無不委身爲役甚有甘爲鷹犬者今此風猶有存焉者乎曷若俾部院諸臣各有靖獻 皇上下

輔臣票擬是非同異可以觀不相掩之公可以觀相濟之義可以觀諸臣才品之大小可以觀輔臣心術之公私不然請教則 題不請教則否請教則覆不請教則否是部院之一 題一覆皆輔臣之願指氣

使者耳無丞相之名有丞相之實可怪也此其所當論者六三公職在論道者也師導之教訓今 講幄經年不御是何師乎傳傳之德義今外務匱乏內藏

充金每年加增二十萬之歲進不能休正是何傳乎
保保其身體今 聖躬深居靜攝屢以多疾為辭

是何傳乎其兼銜必曰 太子之師之傳之保而

冊立無期不知其所兼者又何職矣士庶之家延師
教子其主經月不面其子累歲不學其師必以瘵曠
為媿求去之不暇而其師不嚴道不立其主亦必厭
惡而思以易之矧 國家之師傅耶號之以師傅不
足又冠之以大學士今之學者大耶小耶士之學者
耶士之不學者耶此其所當論者七伊尹起耕夫相
湯以王天下孔子由司寇攝相事而魯大治祭酒趙

用賢疏薦舉人劉元卿等宜加徵擢當事者不能破
格題覆臣謂世無伊孔卽有其人不為 陛下用
也翰林一途謂之儲養相才 列聖論相有以才

望用如楊一清以賢德簡如薛瑄等不以資格拘也
今惟累資躡級以覬必得遂使 國家命相之大任

為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結納之套黠者恣
憑陵侵奪之謀一據其位不敗不止嵩之鑒不遠而
張居正蹈之居正之鑒不遠而申時行蹈之後之視
今亦猶今之視昔庸劣罷駑或甚於時行偏隘執拗
又復為居正若非大破常格相道終未可言此其所

當論者八先民詢芻蕘之言明王設誹謗之木今之
大臣懼人之攻已而欲箝天下之口不目之爲奸爲
邪爲浮薄必詈之爲讒爲謗爲小人大臣之量弗宏
何小臣之媚嫉言責之忠未盡何官守之拘孿張居
正不守父喪臺省寂無一言惟聞陳三謨曾士楚相
率上保留之疏此非號爲有言責者耶乃今戒小臣
之出位而覲縷妄言者之可罪喋喋利口之詞又且
形之章奏矣是陳三謨曾士楚之再見也孔子論爲
邦嚴佞人之戒比相魯加少正卯之誅願輔臣於佞
已者亟屏斥之攻已者亟登籲之庶幾相業有光此

其所當論者九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又曰臣
罔以寵利居成功言相權之不可專相位之不宜久
也今欲復

祖制以收政柄此官不但宜多仍須
擇廉靖謹畏者用之至於首員但三五年俱令解職
則彼不得據其位而威福常出於

上矣不然以

其身居寵利之極耐彈忍辱之地使天下溺不知止
之徒牽引以進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大臣無難進易
退之節天下安有廉頑立懦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
俗糜爛於同流合污之壑乞墮登壘之坑滔滔而莫
止者則政本風之也此其所當論者十疏併入相君

意不驛俱留中而嚮所糾發御史姻又駸駸入柄用
事思所以中先生未已也歲壬辰正月杖孟給諫養
浩於闕廷特宣諭波及先生削籍爲民距先

生疏入時已越三月矣天王聖明雷霆雨露豈

亦有啓其籥者耶先生在西粵得報不信宿出疆縱
一葦歷洞庭循瀟湘東下而楚置郵以爲非官人也
不爲設餐匪遇臨湘令張公陽湖幾不免陳蔡之厄
旣抵家則却軌杜門不敢攝衣冠入公府卽于旄在
浚非式閭至再三不輕延接或報謁第角巾懷刺及
門而反曰吾安吾庶人之分而已時龍沙翁陳孺人

春秋並高先生朝夕就子舍承懽聚順修定省惟謹
如是者凡十餘年而翁孺人相繼考終喪塋循禮有
戚無易旣念族屬渙散聯以宗祠伯氏孫枝不茂僅
延一綫倍爲保護叔氏所受龍沙翁故居亦就衰落
爲周卹其後度能自力授田而寬其租或計口而繼
之粟親識中有壯不能娶死不能塋貧不能舉火者
必爲資給有稱貸悉置不問而又與郡中同志諸公
倡爲同壽會尚齒燕毛以尊高年爲同善會掩骼埋
胔以澤枯骨蓋先生性慈厚與人交莊而和易而辨
無疾言遠色亦無嗶啞嘖嘖其視已絕無可以自滿

其視天下無一非足用爲善之人弘獎士類不啻口
出真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固自其性生也郡守歐
陽公宜諸建昆陵先賢祠有傳是堂興起後學司李
韓公崇嶺復割贖致餼郡中士大夫廣其意傍構經
正堂爲講習劇切之所推先生主之而深溪亦修復
東林書院顧公涇陽主之荆溪修建明道書院史公
玉池主之梁溪諸公或來會經正先生亦或往會東
林又或往會荆溪於是四方聞風者日加廣來學者
日益衆廣且衆不無生得失有得失不無生是非其
時 朝宁間適與淮撫爲難而疑東林以清議勝之
遂且與東林爲難始而譏切繼而詆訶甚而謾罵而
時亦有衛道標儒昌言排之者加膝墜淵羽毛瘡痍
愈激愈憤愈僻愈壘至於蘭艾同刈玉石並焚涇里
且蒙惡聲而禍斯烈矣嗚亦甚矣鄉里中有居東林
爲奇貨者然終不能纖毫有加於先生或見以爲有
異同而先生屹然不動也曰不見是而無悶不見知
而不悔正吾輩得力處亦吾輩受益處豈以是生退
心往來講習不輟如故蓋先生生平無他玩好自歸
所以來戢影巖扃茹荼堅忍者二十餘年無論六經
子史濂洛關閩諸書卽天文地理陰陽醫卜稗官野

史無不披覽偶有所得輒記薄疏而獨於周易一書
深研潛玩寢食與俱草編且幾絕矣先生曰易者象
也象也者像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聖人首以乾坤
兩畫爲人儀合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爲人像而教人
之實體是像不參不兩不可以爲像卽不可以爲人
皇義立象盡意不待有辭文周繫辭明像卽辭卽象
後世得辭遺象非其辭得象失像非其象夫惟由辭
得象而後無虛懸說理之病知象爲像而後有神明
默成之學於是作像象管見先生曰古今以易名家
者自漢魏來殆數千百人人驥家壁隨讀隨鈔凡河

洛圖書陰陽造化方圓分合通知晝夜全體心天以
至十二月三十六宮六十四卦皆列圖而繫以說庶
幾參互考訂可以窺無像之象於是作像鈔先生曰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卦則書敘疇圖著
數也卦筮法也書龜拆也疇卜法也夫子贊易極著
著卦之德著重而龜不傳而龜未嘗不傳也書卽神
龜原拆疇卽神禹卜法求洛龜之舊稽禹疇之卜因
數成變因變考占因占設教因事示戒試爲推衍疇
數旣符卦數卜法卽同揲法庶幾著龜並存可爲吉
凶與民同患之一助于是作範衍先生自謂窮年兀

兀在書冊中作活此蠹魚也蠹魚依書冊則生離書冊則死生死猶書冊也若蟬蛻焉朝生暮死於泥沙污濁而已與其泥沙而蟬蛻而生死也毋寧書冊而蠹魚乎且微獨蠹魚也龜鼃微物亦自鳴其天籟不知其然而然也龜亦勉也善哉乎歐陽氏之推言之也德可勉而修也行可勉而至也學可勉而克也義可勉而奮也愚勉而智弱勉而強賢勉而益賢聖勉而益聖也於是作龜記先生曰 高皇帝止重儒

教而異端邪說推尊釋老合三爲一且欲駕釋老於吾儒之上悖矣乾坤合德人道也聖學也就乾言元

亦三極統體之元老欲鍊色身陰質化爲純陽輕清之炁釋更欲超乾上一等老猶無坤釋遂無乾矣彼二氏獨不戴天履地乎乃類取古今儒學正脈由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至漢唐宋諸儒遞有所承各爲一案直揭儒道如日中天於是作源編滙編先生隱身田間不忘報 國如杜衍家居聞朝廷行某事則憂用某人則喜者每接邸報撮其有關於時政者手錄之以爲常於是有邸抄先生居常自省曰旣戴天履地而爲人當參天兩地以有事從古聖賢遺下許多言語皆是榜樣須切骨理會

又曰凡書義恁地解得十分透徹只是見解與踐履處毫無干涉又曰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慝禮聰明中有許多奸聲亂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且去細細檢點無事曉曉口耳又曰後生小子但有向上根器直須忘年下交以致誘掖獎與之意然不必羅致人門下又曰小人當隱其惡君子勿吹其疵求多君子卽疑小人之心又曰毋信俗耳庸目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又曰此身在儀象五行中如兩人對奕不得一着錯又曰不可以一背掩大德不可以一惡喪生平其克己之嚴與人之周如此先生豈務博而不精騰口說而躬行不逮者乎歲甲辰伯子成進士令高陽獻縣一如先生所以治廬陵者亦七年亦以治行異等徵入西臺亦爲福建道監察御史而白簡首彈險肆寺臣者新從御史臺獵轉亦如先生首疏不避衙門之嫌而其人又力與東林爲難者也人皆謂先生有子能繼志而羣小且耽耽伯子矣會伯子按楚而桐封命下搜楚地甚棘有食租無胙土此祖宗舊制奈何密勿有諛無規有票許而無奏格輒抗言責相君容悅大幸恩眷亦如先生論相一疏侃侃不回相君意不解而幕中客願指相

君者竟以例出伯子於外先生謂伯子曰爲東林黨也者覆巢寧有完卵爲北地敵也者履尾豈免啞人彼所爲出爾者故不欲爾入也其出誰憚且旣已出矣而不出又將以不出爲爾事所稱純臣而擇官乎出可也不然而永從我於衡門之下亦有足樂者歲丙辰先生遽欲自營宅兆卜地而得西灣山伯子以先生素疆不宜預以葬則笑而不答丁巳二月遂勅斷家事入山築壙曰歸廬傍構屋數楹曰寄窩取生寄死歸之義甫啟之伯子曰元寶背又有元字先生恍然曰紹熙爲宋光宗年號元寶背又

此吾之行兆也年不可待其月乎而是年九月迨八月戊先生乃賦詩有庚戌年逢月易逢今年九月便相衝之句而又趣治營兆者曰吾與若約必於八月杪訖工卽溽暑中躬自程督不休至九月朔復賦詩有月朔初逢庚戌令夫行應不再次且之句且抵一書於伯子曰吾兆域已成盍往觀焉須七之日來九之日可偕爾入城也伯子如期往則先生以三之日滯下在牀蓐矣曰吾當遂不起指所攜圖籍命伯子盡檢括以行果於九日抵家疾少間復語伯子曰爾無以吾遂有起色吾數已盡嚮爾以吾不宜預凶

事而不與爾明言者恐傷爾心也因手授一編與伯
子曰情見乎辭矣則先生所自爲誌及營兆後所賦
詩若干首統名曰寄逋長言者也又越兩日輒信兩
指示臧獲曰吾須月圓乃成行尚須有兩日煩汝扶
侍耳果於十六日早趣具湯沐澆頰水肅衣冠如平
時復安寢至午忽起坐伯子以身承之目遂瞑言不
及私亦無諸怖苦狀嗚呼死生亦大矣而先生了了
若是且其長言中有云未艾已先知退喪逾希豈又
不知亡先生四十七而削籍七十二而蓋棺其生也
一息尚存朝乾夕惕真下學而無怨尤其死也萬緣

盡淨存順沒寧乃長往而無罣碍古人所謂打破名
利關是小歇手打破生死關是大歇手先生自有大
歇手處而逢世細人詭謀秘計陰擠顯排所以錮人
阱人者皆爲造化小兒所弄不識可當先生臨去時
一瞬否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
乎先生殆庶幾矣易之不可以不學也如是先生生
於嘉靖丙午八月十三日卒於萬曆丁巳九月十六
日享年七十有二配曹氏封孺人子一卽伯子春以
御史出爲福建布政司叅議兼按察司僉事未任娶
董氏贈孺人繼娶張氏封孺人孫男六應霖國學生

娶張氏應霍邑庠生娶賀氏應霽聘萬氏殤今聘余弟國學生錫于女應都聘蔣氏殤今聘余第四女應鄂聘吳氏應節幼未聘孫女五一適董遇乾一適余第三子邑庠生恭思一字鄭邴餘幼未字曾孫男三尚賓聘白氏尚質尚賢幼未聘曾孫女三一字賀玄機一字吳塏之一字堵景澍俱應霖出墓在新塘鄉西灣山之東墩先生季弟國器所經營而敦讓者也塋以萬曆四十六年正月初一日諏吉且近不敢謝不文然於先生無諛辭幸不辱伯子之命

止園集卷十九

終

止園集卷二十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行狀

先府君狀

嗚呼痛哉我府君之棄諸孤也萬曆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也先是月之朔在寢門之外部署家政稍爲析箸越七日彌留矣乃就內寢猶然正襟危坐憑几揚末命則命不孝亮秉筆口授之諸孤環侍泣而飲不孝亮蹠而涕洟淫淫不能仰視而府君則聲琅琅也曰生寄也死歸也修短之數聽之而已我幼承父

訓精精天資料第倖登清華游歷又嘗身甘斧鉞首
植綱常節義無虧志願頗足答沃侍從不爲卑矣池
館賓朋不爲不適矣我已但乎一化清然兩間汝等
年齒俱長婚嫁粗畢皆係同胞諒無異念不煩遺慮
可以忘言有做官者持廉奉公不可趨附爲權門鷹
犬不做官者耕田教子不至流落爲勢家漁一厥此則
我之深願者也又曰我自通籍二十三年服官什一
歸田什九首犯江陵幾至萬死再忤吳縣遂遭中廢
因緣婁江謂可攀附而起而未嘗折節改容終見氣
沮竟受沉淪我自甘之至于吾父立已剛方居官信
退吾母相夫貧困育子劬勞愧不能行道顯揚以垂
永世而滯魄未寧懿德未闡我今已矣安能瞑目哉
已又浩然作歌一歌曰生死既歷炎涼備嘗而今而
後孰短孰長脫假木偶丟臭皮囊北山之宅南面而
王二歌曰節義之名聲溢其實高華之班位浮其德
雖多顯過或鮮隱慝飾巾自省蓋棺亦得三歌曰天
道循環人理消息取精已多定算無易卽假數年總
如一夕勿湏過傷各思努力四歌曰氣升太清魄降
下土乃反而真永無怖苦向兆先徵今識去路緊果
青衣合歸丹府他如歛服喪儀門帖謝刺無不覲縷

而其四三丁寧者不報訃不治喪不建齋殯止一棺
葬以七日尤諄諄焉不孝諸孤其敢違治命乎遂卜
八月二十一日微藉世父寵靈擇地甌山楊梅之麓
襄大事焉嗚呼痛哉諸孤之所以事府君者終于此
矣嗚呼痛哉然我府君生平大槩已盡于臨終訣言
不孝仰天而長號且伏地而諦思之侃直不回阨窮
不憫完節也聚順無方遺憾罔極永慕也歿壽弗貳
去來無望超識也不孝卽欲紀其緒餘又安能增崇
于昊天益潤于溟海哉乃不孝孱弱鄙陋無能樹立
以不朽其親我府君自有不朽者在而自不孝過俟

之卽先朝露其能瞑目乎于是忍死茹痛爲先府君
狀 我吳世居宜興之比異里始祖慶六公以上譜
系莫詳再傳而爲旺一公生樂善公諱茂三樂善生
務本公諱觀務本生古直公諱昊古直生秋厓公諱
禮封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秋厓生寓菴公諱性是
爲我府君之父僑寓郡城占籍武進自公始登嘉靖
乙未進士歷任尚寶司司丞生四子長爲我世父後
菴公諱可行登嘉靖癸丑進士任翰林院檢討我府
君其仲也諱中行字子道號復菴登隆慶辛未進士
歷任翰林院侍讀學士前以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講

充 日講官令甲宜卹故歿之日巡撫朱公鴻謨巡
按鹿公久徵循例疏請下儀部覆允賜 諭祭一

壇 論文曰惟爾雋發菁華名高侍從立朝持正
遇事敢言欲力挽乎綱常乃觸權而抗秦譴深削籍
恩重賜環宮僚兼造乎青衿講幄納忠于丹宸榮遺
雞樹典引鱸尊屢召追鋒遽聞易簣物議已明于月
且卹典永慰乎夜臺蓋異數也我祖尚寶公登第需
次乞恩就教于河南之南陽我府君生于南陽是爲
嘉靖庚子年二月二十一日母曰段安人前母杜贈
亦安人府君生而聰穎不類凡兒偶偕諸凡兒水嬉

及溺矣履石獲免若有神佑年十九補郡諸生是年
吾母毛孺人來歸年二十二爲嘉靖辛酉舉應天府
鄉薦當偕計尚寶公戒勿行曰汝弱冠得雋幸矣士
患不立何患不第姑厚蓄以俟徐發躁進何爲府君
遂不往是爲嘉靖壬戌世父後菴公乃得分校禮闈
明年癸亥尚寶公卽世世父宦羈京師府君得奉諱
視含歛竭哀備禮曰藉令偕計博一第不遑將父終
天謂何乙丑服闋隆慶戊辰乃試禮闈納卷時見一
受卷者諦閱久之今真他所如是者三放榜竟不錄
後知爲忌者所中其人與世父有鄰遂甘心焉府君

曰命也歸益發憤已已卒業南雍爲司成鳳阿姜公
荆石王公所賞識又明年爲隆慶辛未登進士第十
五人廷試二甲第十八名選翰林院庶吉士時新鄭
柄國謂中秘妙選當採擇門望諸有與援及善買譽
者業已根抵餘卷皮之高閣會物議沸騰新鄭不憚
乃盡出諸卷錯綜緣手探策而決府君始得入選中
非其望也而缺望者不勝眈眈矣入館月再試府君
輒冠諸名流聲望大起
今上改元癸酉授翰林
院編修以
先帝遺詔覃恩給勅命授文林郎吾
母亦封孺人甲戌我祖母段安人春秋七十高府君

念之不置遂請告歸曰吾不欲以華上榮易膝下憊
也怡顏侍養者三年爲丁丑王程迫矣重以母命復
詣京師留余兄爲家督省侍祖母時江陵柄國仲子
以尚書起家居然聞甲府君至江陵握手繆爲懽曰
禮闈分校以尚書待公良久公遲遲行何也蓋不知
府君引避之意已得之幾先矣三月復除原職纂修
大明會典校訂
實錄錄成有白金文綺之賜
居無何十月朔日異星見西南光芒亘天都人士莫
不洶洶先是四日江陵聞父訃翰林嘗有治喪者府
君以故事往察江陵意頗不哀心竊憐之迫矯

旨奪情而臺省暨諸公卿聯名乞歸不勝憤激遂稱
疾杜門草疏伏 闕曰吾職不在言乃言者溺職矣
卽言當首倡雅不欲隨人口吻也是十月十八日疏
略曰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 聖心兢惕戒諭

臣工省修共圖消弭臣蒙作養恩効涓埃若政事所
當與華臣僚所當刺舉非臣所敢及也第卽今日之
大者陳之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而
皇上眷倚則殷慰勉特至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矣
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臣人匪躬之
義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弗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

也今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萬古之
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
其安者臣聞君之使臣以禮人之愛人以德元輔夙
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
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
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
訣乃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
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廟廊之上或者
非其情也臣聞禮義由賢者出 皇上之特眷元
輔謂不以其賢乎矧位當重任則身係具瞻必正已

而後可以正百官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皇

上之必留與元輔之不容不留其後惟深意非圓神

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逃聽之夫拘幽守常之士

或因其不去之迹而加以不禮之疑 皇上尚欲

其教化施政端軌移風于海宇之間或者非其理也

元輔之自信者惟曰聖賢道理 祖宗法之斯二

語耳宰予短喪孔子曰予有三年之愛王子請喪孟

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則終喪者正聖賢之訓也

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 國家令甲丁憂守制

二十七日為滿雖庸人小吏匿喪有律惟武弁戎

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即

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乃

內閣首題之疏方以訃聞遂以例請謬矣至臺省乞

留之疏尤昧成憲實為贅詞抑又謬矣然則奪情者

正非 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

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婉紆遲不得已為辭俸之

請又不得已俟 大婚之期臣竊有以諒其心焉

皇上無命允之命而屢瀆不止則尤有所大不敢者

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

亦惟在 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 皇上誠虛

懷親賢講學圖理凡元輔所深望者能於慰之雖去猶不去也于是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上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給假營葬竣事趨朝暫任過來以副倚注斯君

恩親誼子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矣彝倫攸叙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夫意順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疏上隨揭江陵江陵傳語曰此疏不可上府君曰業已上矣不聞于君敢告相公乎江陵意大憚曰

復何言歸候肯耳十九日檢討趙公疏上二十日刑部員外艾公主事沈公疏又上詞愈訐江陵怒愈甚

疏留中不發時以星變火災建醮停刑至二十二日乃發丙夜微傳擬旨杖戍矣先一日府君設案

然香于庭南嚮拜者四日以報吾母已復顧吾母毛孺人相嚮拜者再曰老母牀蓐諸兒襁褓以累子矣訣而別詣朝房與檢討公席地卧不孝亮與趙子開美侍側府君謂檢討公曰事屬綱常言傳簡冊吾輩得死所矣須臾逮者至勢甚驚悍府君舉酒盡一卮顧謂戚友輩曰吾事畢矣復顧不孝亮曰吾死不懼亦不悔無他言空囊懸罄只以十金買一棺殮我蓋稱家之無財亦明我之有罪也辭色從容笑而入而

不孝亮則殞越驚惶痛扣關之無從耳倏忽陰雲陡
結日無光天鼓轟轟鳴有聲長安道中環而觀者幾
萬人肩相摩面孔相向皆失色亭午杖而出以板圍
昇之至道積不得行赴戶部受編民籍復走京兆馳
逐竟日積眩欲絕者數數也中書秦公餘山亟換醫
來投藥一丸始甦昏黑出都門氣息猶奄奄如絃韻
不孝亮曰吾生矣吾神魂飄揚若無所泊耳中數聞
神人語曰天地間正氣天地間正氣吾生矣豈非天
哉又三日進士鄒公杖于廷而厥衛之迫逐者更急
不得已裹創徙路河流離艱苦備嘗之矣門之老醫

治創者杖甫畢隨以黑羊皮傅之出血則易爲力脂
以多人亡羊後患乃如鐵堅不可破以利七首寸寸
割大盈尺深入寸許擢筋次骨痛尤難忍晝夜呻吟
不絕聲者月餘腐盡稍生新肌而天不悔禍段安人
卽世以訃聞府君伏枕大慟曰藉令吾斃杖下可從
吾母地下矣何以生爲嘔血幾一斗創復潰裂時河
水尚合不可以舟而府君決意遙奔又裹創從陸走
冰雪躑躅血肉淋漓卽道路人見之無不酸楚者及
抵舍段安人之喪已厝府君就墓側居焉足跡不入
城市曰吾廬墓禮也歸田分也間與農言農與漁言

山園集 卷二十一
漁瀾湖沮洳之濱闢地百畝岸樹榆柳池蒔芰荷曰
吾他日營菟裘足畢老矣已耶服闋會有盜警徙居
郡城然府君不好城居復于郭外闢隙地爲別墅葛
巾野服日與二三親友倘佯其間絕不聞戶外事而
當事者不無小有頓挫借以貢諛譎張恐怖又日惴
惴不保其家是懼至微服裹糧爲方外游託跡于巢
廬之間操心慮患憂危可知已如是者六年壬午江
陵死給事中孫公繼先御史郭公惟賢曹公一鵬交
章論薦諸言事者皆以府君稱首癸未獻歲 詔
起原官伏讀 溫綸至有誤聽奸惡小人降罰失

中之旨不忍偃蹇束裝趨命四月抵京師六月陞右
春坊右中允掌坊事總校 大明會典十月克

經筵講官甲申二月陞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
事飭規條謝請託諸生假撥率視其歷爲差試率視
其文爲等雖貴介無所徇士習翕然一新八月陞右
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纂修 玉牒十二月

題補 日講官直記注 起居故事翰林叙遷

自考滿効勞外非資俸深者不得遷講官供役
經帷體貌崇重非資望隆者不得與而府君起家不
二載蒙被優渥雖由民譽所歸而是時吳縣柄國亦

欲借此點綴景色不難折節推轂云乃府君性鯁直不善脂韋先是甲申四月臺中論科場事有投鼠之忌竟從左遷政府稍稍猜忌諸言事者而亞相新安復以位逼自嫌倡爲邪正混淆之說希旨甘悅語侵諸言事者時檢討趙公亦晉秩宮贊引疾求去諸公卿復以首揆辭位聯名乞留府君又不勝憤激曰吾卽緘默容容保祿位得矣如公義何復抗言正朝廷一疏略曰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言君權不可一日移也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言臣義不容一念雜也今臣自皇上乾剛離照百僚奉職而猶有敝習相溢

舉朝莫知其非者二事臣謂借留賢之名而保

此諂諛之極甚可恥也借去讒之名而叅言官此

蔽之漸不可長也科道風聞言事官有專責上言大

臣德政律有明條何邇年以來每遇輔臣辭位必羣

然起而留之累牘連章頌功贊德蓋昔年保留故相

之餘風獨奈何至今存也但當責以大義如周公之

告君奭未聞以留行濟之君也况今輔臣申時行久

注 聖衷而必疏留以要君之從寧啻聚蟻之莫

羶乎近日所爲偶因言官論事遂悍然起而攻之臆

斷株求 言顯斥蓋權臣箝攝孤忠之故智獨奈何

計出此也 乃冀採以婉詞如潞公之容唐介未聞以
拒諫導之君也况昨言官丁此呂未蒙 聖怒而

忽叅斥以成君之過寧啻畫蛇之添足乎夫輔臣表
率羣僚旣欣然借譽口于公卿他日或公卿之有辭
避也廟堂不當留之以報其德乎冢宰進退百官若
公然可甘心于臺諫他日或臺諫而論冢宰各部院
不可叅之以快其意乎其流之弊必至大臣持祿養
交言官畏罪緘口甚非社稷之利熙明之世所宜有
也 皇上試考故籍羣相獎借而保大臣嘉靖四
十五年以前所未聞至于不奉旨而叅斥言官則本

朝二百餘年以來所創見 倘晚近世之爲臣者莫不
而不忠也豈其以弁髦視朝廷乎伏乞 皇上

攬威福嚴加戒諭永絕偏黨之萌共成平明之理此
正朝廷之要務也疏上 嚴旨切責朝議囂然博

士陳公泰來慷慨上書政府曰吳趙二君子得一生
于萬死復用之日不肯少曲其學人品卓然今人情
洶洶謂二君子必不安其位豈特朝士解體喪氣令
四海聞之謂閣下執政未見肅清江陵遺黨而所不
合以去者乃以建言得罪故相者也人心何由而服
國是何由而定書累千言不報府君亦稱疾乞休兩

疏不允不得已復出視事迨

經筵進講因事納

忠如講貞觀政要詔聘克華聞諫停封一節則進曰
宮闈之事人所難言情欲之間人所易溺而魏徵切
諫太宗省改不避嫌疑君臣相孚宜爲史冊之美譚
也敕點中男詔旨不信一節則進曰蠲租省役君之
深仁出令任人君之大信若爲臣者阿意順旨爲君
者拒諫飾非始而差繆不肯匡救終而亂亡不可收
拾所係豈不大哉

上每虛已欽容目注而首肯

焉至講毛詩蠢爾蠻荆一章則進曰無虞旣久積弊
難除統袴之一籌之能乎馬非萬人之敵大將以千

日盛介胃風微或掩敗以爲功或資緣以求庇

時政語尤侃直執政者又且色沮而心銜之矣而邪

比之黨乘機構煽向所耽耽者驟貴用事爲新安幕

客忌且恚曰而嚮者膺妙選位軋我邇者樹大節名

又軋我而欲終載高位享大名耶乙酉四月會他言

事者觸政府忌諱宵人巧譖見坐府君爲黨遂嗾兩

御史詆他言事者波及府君府君亟稱疾乞休走書

示不孝輩曰人謀甚險國事大非見幾已遲去志旣

決萬萬不能援而止矣負郭之圃汎湖之舟當葺以

待我疏四上乃得請循例

賜馳驛復賜路費銀

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既去而御史趙公崇善顧公雲程給事中李公弘道咸爲不平抗疏昌言于朝府君則飄然若脫屣矣歸語不孝輩曰宦海風波人心機穽今得解脫真如檻鹿籠鳥走壙投林何愉快耶杜門里居銷聲屏跡視丁丑編戶時不啻過之而讒忌者謂府君負重望旦夕且將復起密構橫點爲逢世奇貨而其資郎以賄入中舍封豕毒虺藉其通神力齟齬人流言積毀幾至銷骨蓋憂讒畏譏毒心扼腕視獲罪江陵時更不啻過之知是者八年雖經觀風

使者甘公士价陳公惟芝兩疏論薦至癸巳於以讀學士起家掌院又南京也聞命甫二日隨具疏而人言且至府君笑曰無以爲也不煩鷹擊已決鴻冥矣疏辭至三復得請在籍聽用乃銓評獎覆則云本官抗熏天之勢炤扶墜地之綱常業已捐軀何知榮進當時簪笏滿朝同事者五人耳此不可謂小節今再廢再起等輩已公卿矣科臣舍皎日之節而索冥冥之事略觸邪之忠而設亂政之疑恐未爲至平也時冢宰立峰孫公鑑考功郎儕鶴趙公南星力持公論而府君則決意退休知幾安命就瀟湖之濱勉

構小築曰菟裘居今始有矣魚羹飯何處無之而乃以腐鼠嚇我耶時婁江以予告省侍暫假還里間語所知要府君一過從晤語府君謝曰相公之歸暫耳遙返政府不知者得無以我爲干進耶竟弗往蓋婁江于丁丑事頗爲周旋府君再起忤時每寓書慰勉謂紛紜之際當于夷惠可否間處之府君竟不能從也予告出都適婁江詔起入叅機務一語遂別人載不相聞問乃猶陽浮接引貌示招徠而府君自以介石硜硜執踰垣鑿坏之義此所謂終見疑沮竟受沉淪我自甘之者也乃宮贊趙公能致通顯他承風者故爲軒輊以陰附之府君甘老明農之志至是益決癸巳當大計京朝官其官留垣者自度不免輒含沙射人爲蜚語以傾府君且乘里中故宦子與同閑有訟事與府君風馬牛不相及而文致之以爲罪其人漏考功法而府君以是爲人口實然而式序甚嚴搜拾殆盡卒無所加于府君則大節固難掩公論終不泯也乃府君謂不孝輩曰吾重創半殘之軀年已逾六十無意用世世亦必不見容吾兩兒侍厠鄉書承家報國以屬兒輩昔年辭疏有云若聖恩之已益深與臣心之欲報未報者惟教訓子孫世世爲

犬馬圖之非虛語也名根永斷家累且捐十里兼葭中已營一壑莫樂餘年而孰意是冬脾疾大作侵尋夏秋醫藥罔効竟爾不起嗚呼痛哉鐘鼎之業旣斬泉石之緣復慳所謂天道果何如哉蓋府君自丁丑以後置身于雷霆震撼與鬼爲伍憂虞旣深乙酉以後復置身于風波擾攘以讒爲罔侘傺尤甚卒乃抑鬱莫語溘死彌留嗚呼痛哉府君沒而繼山沈公爲文弔之曰迅霆訇磕虎豹擇人於焉無死死幽憤乎南皋鄉公爲文弔之曰嗚呼子道坎軻死耶爲人忌死耶聖主在宥而禁錮死耶千里同聲不謀

自合非肝膽相照胡以及此我府君可以含笑重壤矣府君素稟剛方遇事果決與人交直腸疎節洞見底裏絕無媵媵卑疵態人有過多面折之不能容至有遺書絕交者天性孝友莊事我世父後菴公終其身未嘗敢以鴈行進也世父亦愛之甚篤待子姓有禮法族有窶不能活及不能婚塋者時周其乏尤加意祖隴承先志拓義田百餘畝以贍族待戚友有思通財周急至捐金不問劉公應谷無子以女字余弟京會其嗣子伏重辜憂憤暴卒夫人相繼卽世家蓋爲諸奴掠去府君亟撫其孤女歸所遺田受其

者旋鬻之爲營葬事窀穸安甫畢松楸闐然伏臘則
余弟爲之贍掃曰吾不忍負死者于地下也母身
公二思食廩需貢文行束修里中胥挾怨構訟當
者引嫌故督過之且嬰木索幾陷大辟府君力雪其
冤至要明神指白日爲誓誣始解戊子歲大侵設糜
粥活飢者若干人居家約束諸臧獲兢兢歛手奉法
惟謹至于朝夕討不孝輩督誨之曰讀書做人是汝
輩事但願各自支撐及時努力好學勤苦必置身于
雲霄則行雅醇毋得罪于閭里而父之顯榮不足藉
也又曰汝等試觀而父豈能改易容阿世希寵以

博榮名居厚利爲子孫作馬牛者愚而多財賢而多
財俱非所望于吾兒也吾嘗謂官居鼎鉉猶然守今
日之舊茹蔬服素子孫以清白稱其爲愉快或不在
醖酣華腴下耳嗚呼痛哉法言在耳師保若臨不孝
輩闕茸孟浪碌碌中下不得復聆聲咳一指迷途嗚
呼痛哉府君享年五十有五配卽吾母毛孺人結髮
三十七年相莊無間言子女皆吾母出子八長宗雍
太學生辛卯春卒府君哭之慟居恒念之鬱鬱不樂
脾疾所由作也娶陳氏次二卽不孝亮娶蔣氏繼娶
蔣氏次三奕太學生娶馬氏繼娶徐氏次四玄與不

孝亮辛卯同舉應天以今戊戌成進士觀大理寺政
娶張氏次五京太學生娶劉氏次六堯太學生與尼
雍奕京皆由邑庠以廩例升者也娶白氏次七襄郡
庠生娶曹氏次八褒娶白氏女一宗文適宜興曹師
讓邑庠生例入太學孫男十人
孫思亮出爾思我思
孫友十五人亮出者三奕出者四玄出者六京出者
一褒出者一所著奏議詩文藏于家曰賜餘堂集嗚
呼痛哉不孝亮之狀我府君也五閱歲而狀始成益
不特繪天難一測海無涖而一動念則五內若崩一

舉筆則兩淚如注哽咽眩瞀意緒糾結而我府君與
世寡合逢人多忤忤害媚嫉之家或都尊顯或近儿
庶敵怨在後敵國在旁不直則府君之行不見直則
諸孤之命任爲魚肉乎用是躡嚙良久隱忍至今
既竊思之我府君危行危言意無回貳隙光既往萬
事俱畢而不孝亮復以全軀之故言遜苟存不當吾
世丐一言于 名世君子卽生不得稱先府君子死
無以對先府君地下嗚呼痛哉又惟是冒死瀝血終

爲先府君狀

先太宜人狀

嗚呼痛哉不孝亮烏忍爲吾母狀也不孝以戊申冬抄奉命按宣雲乞假歸省明年吾母七十誕惟仲冬不孝以獻歲之三日治一觴鞠脰爲壽吾母雅不欲觴勉爲不孝觴曰不觴無以安游子心越數日不孝俶裝單車就道母送之雲陽淚簌簌下曰兒爲天子使至榮幸顧子身絕塞舉目無親奈何泣而別迨出關若隔世矣又明年不孝既竣事報滿請代久之得俞旨而代者逡巡不至不孝念母春秋高觀風望雲輒心悸會有所建白牴牾遂拂衣歸歸見吾母喜可知也詎意歲星甫周吾母遽棄諸孤養嗚

呼痛哉不孝亮負

國恩于憲典謂何爲母耳承顏

未幾忽罹凶難

君親兩失忠孝全虧生不得比

于人臣死不得比于人子嗚呼痛哉不孝亮又烏能

纒纒爲吾母狀也則弟京伏而泣曰嚮者已酉冬除

母以周氏姊驟物悼心失圖隕而欲絕者數數矣是

時兄按宣雲兄玄守東昌兄奕弟克弟襄並上春官

獨京與爽侍左右脫有不謹抱終天者七子而五可

勝恨哉今也不幸至于大故猶幸而兄返初服躬湯

藥親舍飲諸孤亦有所藉手以成大事是天佑吾母

故吾兄而不棄諸孤也狀吾母者非兄而誰言已相

樹而哭皆失聲則又跪而泣曰傷哉京不肖不能蚤
自樹立以慰吾母而又以饋粥之弗給焉吾母憂卽
訣之前數日猶爲京履履焉而今已矣嗚呼痛哉弟
克民而泣曰克不肖幸則賢書公車且四上悲難勞
苦實煩母心請爲所奉養盡撤之以供靡屨不給
則資質劑權子母以佐之卽素如洗子舍不及問有
縮口體以程羨而已今不肖之庸庸何如也嗚乎痛
哉弟襄颺而泣曰兄善病婦病且久閩之內步不能
以咫尺激而候寢門歲不能及一母憂心忡忡積疢
之踵日暮旁午如織也酒漿醯醢以身代之曰無任
心勞益之疾也而今已矣嗚呼痛哉不孝亮又仰
而號曰傷哉此固母之疾所由深也丁亥喪兒婦
戊子喪弟婦馬辛卯喪我伯兄癸巳喪我丘嫂癸卯
兒繼婦蔣喪于京師母無不哭之慟蓋遽死遽哀遽
哀遽傷驚魂怵志展轉反側惟寐忘之而子病則憂
女病則憂諸婦病則憂諸孫若孫女若諸孫婦病則
憂甚者未病而憂病良已而猶憂憂不歇而精日耗
矣天平天平多男多累則不孝事實深之痛忍言哉
痛忍言哉女弟文泣曰固也女尤累母女歸曹實依
母宇下踰十年未舉子母以爲慮既多病且亟母以

為憂曰與其無年無子無母一而已女
 無母胡恃矣與其無母無子無父一而已女
 曰喪最幼生十七年而失吾父又十七年而失吾母
 母視七子一而憐愛衰特甚趨依依膝下不能終其
 身析者從業在河之澳盈盈脉脉誰可告語嗚呼痛
 哉猶子儼思匍匐而泣曰孤不天夙遭險變父母背
 棄兄弟伶仃不有祖母無以至今日昨孤病瀕危祖
 母以身禱為孤請命今祖母棄孤孤不能從孤罪滋
 大孤痛滋深嗚呼傷哉既渝月弟奕徒跣扶服自京
 而動曰天子何降爵于奕若斯酷也依

親

而出藉令銓

格

及

其夜而需次一期抱恨千古天耶人耶嗚呼

玄徒跣扶服自東昌來奔憑棺而慟曰不孝玄通籍

十有四年未能以一命及二親也治魯無狀虛糜三

載豈五馬是為曰庶幾徼主上寵靈以報罔極

恩萬分一乎乃時時遣童子問母安否必曰安問母

起居曰彊飯曰神益王曰日誦佛以千禮大士以百

無恙也今遽至此耶嗚呼痛哉于是曹倩世美在帷

之外聞諸孤嗷嗷不休投淚而告曰外母業已在殯

論定于斯不朽其親當圖其大者幸輟哀狀之毀無

以也不孝亮稽顙受命就喪次載繹載哭勉為狀曰
母毛姓武進邑昇西里人以先大夫任翰林編修

覃恩封孺人以不孝亮任中書舍人 覃恩進封

太宜人父學古公諱誠母陳孺人大父古菴公諱憲

禮科右給事中以忠直立 朝以理學名世以禮讓

教家故其子姓彬彬非獨外德茂蓋亦有為焉先

大父尚寶丞寓菴公質直端方亦猶行古之 一再

侍古菴公與學古公善氣誼相合締為 宜人

年十九歸先大夫婉孌相得也先大夫 一

才章其文曰辛未子大夫甲太宜人喜曰 一

辛酉先大夫甫弱冠舉于鄉辛未始成進士厥後爵

列為大夫鳳占叶祥蓋其驗矣尚寶公遇諸子婦嚴

先太母段安人積織發家務為操切太宜人孝謹有

加服必當禪梳食必當匕箸一切伏臘賓享滫瀡甘

麩靡不願指辦者故于諸姒中最得兩尊人心壬戌

先大夫以尚寶公命謝公車癸亥丁尚寶公喪太宜

人相之誠信無憾哀毀踰于禮先大夫既成進士為

常吉士太宜人如京師三載時連舉諸孤凡六女

皆無害大者舞象勺幼者在羈轡著膝前望哺太

宜人恩勤閔鬻舍飴必均衣敝履穿親為苴補然卒

不以寸絲尺縠掛兒體曰母導淫且爲兒惜福也甲戌從先大夫省段安人于家丁丑起家太宜人復如京師十月先大夫建言忤江陵罪叵測與太宜人再拜訣而別太宜人泣曰此丈夫事妾何敢效兒女子曷常悲傷無奈老姑弱息何耳詣闕下候逮當具囚服太宜人手自縫紉一鍼一浹一浹一血及受杖血肉狼藉顧不得聞婦人聲咳惟有墮戶搥膺而已十二月段安人訃聞從先大夫冒冰雪奔而歸廬于墓哀毀視喪尚寶公尤過之癸未先大夫蒙恩還職太宜人復如京師時諸孤凡八四者室于家太

宜人不無內外顧先大夫以伉直復忤當路屢疏乞歸太宜人由由然曰鹿門偕隱吾志也母論室無前途無嗟而甘退者進勇邁邁軸有相成者焉歸數年中經骨肉之變用盡傷心雖不孝亮玄並舉于鄉無足以解憂者甲午先大夫患脾疾七月而殊竟不起太宜人一慟幾絕百念盡灰第討不孝輩而訓之曰吾以而存者不獲從逝者而所以不逝世者惟勉旃自樹無忝爾所生吾有慎戶牡稱未亡人而已矣太宜人幼聰穎受公官教通孝經小學少儀內則諸篇及列女傳四子書無不淹浹不孝亮童時猶及聞太

宜人稱引古昔津津舉全文似之不第曉大義也者
故其教倫庸禮庶事務莫不為婦順為母儀為丈夫槩
真有周折中規矩者段安人年至嬰未疾在牀蓐數
載太宜人侍帷簪浣淪刷惟謹退而漿粥脯醢之類
相屬間募方品選肥脆手調其任而夔夔進之候段
安人色喜亦喜安人每舉箸必既既而笑曰小損之
母令老人口爽也發未如京師母孺人疾太漸迫于
祖道彊而別太宜人勸曰女之嫁也惟夫是從乃至
為絕裾叱馭耶終其身念及母孺人未嘗不淚潄潄
滿眶也其孝有如此者先世父太史後菴公長于先

大夫十三歲先大夫莊之如父太宜人莊之如翁或
節辰生朝治觴上食必精虔豐潔其所為手調而候
顏色以進一如所以候段安人者必舉箸必酌而後
卽安先世父喜語不孝輩曰而母不伯視我而翁視
我蓋數十年匪懈也聖善哉而母也伯舅二樂翁長
于太宜人九歲各垂白首稱七十若八十矣相見必
載拜迎送必渝闔歲時必肅禮衣而謁之每食新必
分饋而後敢嘗其恭有如此者先大夫以弱冠舉有
雋聲稍稍侈聲酒太宜人婉諫曰君誠壯無事急一
第不念尚寶公日未暇乎先大夫為博錯廢聲酒大

肆力于文章竟魁多士先大夫性卞急不能面藏人
過太宜人以婉劑之曰先大夫性卞急不能面藏人人情固山川
險不啻也先大夫喜善不善曰吾得而母如吾益
友其順而正有如此者伯舅二思公爲里胥所構幾
陷大辟太宜人日夜泣求所以白見寃狀先大夫爲
出矢言要明神而後解叔舅家漸落太宜人念之時
以擔石相調叔舅慙或不屑則又恚曰固知升斗水
不足活汝吾以盡吾心而已女兄弟四人獨周氏姊
貧而寡太宜人爲儻舍居食之死爲具棺哭盡哀
其友愛有如此者戊子歲大履先大夫設糜粥饑者
而廩空莫給太宜人爲解服脫簪助之所起清芬
算見孤寡老弱心尤惻惻爲輟餐損饗餼其口其惠
有如此者太宜人初年待諸子婦甚肅晨坐北堂朝
諸子婦不命之坐不敢坐斤斤如也中歲而响嘔耶
翼若惟恐傷之老而彌篤諸孤各授室析居相去數
百武定省以時辰而畢集太宜人必預戒饑僖以待
曰慮兒腹不果以我故餒也有後至者必遣平頭陰
伺之非讓愆期又惟恐兒有病苦爲是皇皇耳女弟
病不能出戶日必遣人兩省之或瞑眩諱不以聞太
宜人必心動輒自往啓幌而入女弟最孝能委曲承

母權太宜人亦甚憐愛之有相依爲命也者蓋太宜人
人之保諸孤也顧復無已呼吸靡間肝腸寸寸裂不
啻惻痠切身矣不孝亮再喪妻中饋無主食瘦不以
時衣垢不泔米盥瑣屑不問不舉遺穉笑笑饑而啼
寒而號莫恤也太宜人庚念之曰兒操家秉良苦孰
與分猷念者時爲不孝埋衣食而衣食諸穉孫又不
令不孝知曰母傷厥考心不孝初艱于子有子殤于
痘旣連舉子太宜人爲廩廩穉而育之閭中旣而屬
所善勝侍先大夫巾櫛者曰吾不能左提而右挈之
吾撫其大者而撫其小者痘行皆獲全活今且勝衣
冠抱子矣夫孰非免于太宜人之懷也頃不孝自塞
上歸髭髮彊半白太宜人竊傷之私語侍媪曰兒勞
苦王事未五十而遽皤然若翁耶今得謝幸矣蓋太
宜人之顧復不孝亮者又百倍諸孤也其慈有如此
者太宜人生于殷盛歸于顯融兩膺 封誥稱貴

重矣作苦執勞輒身先力指夏理絲泉冬理木綿機
杼聲軋軋不休語諸婦曰玄黃絺綌婦職也而無謂
老人執斲辟纒猶倍若不孝輩跽請曰得非有不給
于體耶何自苦乃爾太宜人曰若未遠文伯我何敢
希敬姜吾自樂此爲之不輟每孫女釐嫁必出篋中

餘布若干實其奩曰吾不能以執紼益汝擊悅且欲汝曹覩裙布師吾儉也至于腰膈必時醞醕麴葉必夙蓋藏必謹度閤必登出納必審其動有如此者居恒衣大練不曳帛遇賓祭吉祥間一御綺縠不終日隨扃而鏘之不孝輩或恭用幣輒拒弗納衣垢侍兒請澣曰澣曰否衣亟澣則亟侵敝無日矣姑姑滌襟袖吾復著之此久道也食不重肉飯脫粟粥必雜麥糜與婢子共麤糲而餐不孝輩或鮮腴致用酒戒無踰二簋卽加簋不饗矣出御小輿至弊不任肩從者一二若頭不知其爲貴人也其儉有如此者自先大夫

卽世姻戚交際悉謝絕卽盤區間餽一無所受也婦無以爲禮從嫂于以太宜人衣布也遺所自織者兩端疆而納之卒償其直無何從嫂亡太宜人每語人曰幸及其存也而償之不然吾負亡者于冥冥矣平居小有所貸卽緡以上當疾革時猶腹盡指屈其其應償若干探牀頭餘蚨酬之曰吾死不負人其介有如此者遇內外戚踈尊卑上下無所失待子壻莊于賓而慈于子壻亦怙之如母忘乎其爲半子也從子婦有不宜子者爲旦夕虔禱曰其得雄以嗣適乎幾幾望之如其婦諸從婦亦親之如姑忘乎其爲

猶子也臧獲以歲時泥首輒避不欲當不孝章或登科拜官出告反面或爲諸孫納婦請以北面禮謁見太宜人泫然曰吾未亡人其何敢專承之亟反走先大夫祠下立主右乃受曰猶之乎與而父儷也其周于情禮有如此者戊戌玄舉進士報至不色喜曰奈何弟先已不孝亮舉于辛丑則喜矣舉于庚子則喜竟喪先後舉則又不甚喜如戊戌時蓋以弟京實兄二季負奇攻苦屢試不售用是邑邑則又撫京慰解之曰而不難一舉舉固有時已復悽然曰第恐吾奄奄日迫耳迨奕舉于庚戌則又喜旋奉 詔依

親歸途適與不孝會聯袂入里門並拜堂下則又曰吾不喜兒得第喜仲兒棄官歸以色養也旣聞鈇司糾擅去者擬奪三級太宜人從容顧不孝曰兒無以此介介也不孝踞對曰兒入關時業已敝屣一官矣不秩是鑄而級是奪猶及寬政其又誰懟太宜人微頷之旣而不得 旨復中以考功法奪一級太宜人慰勞如初不孝復踞問曰母謂何太宜人笑曰吾第知得兒喜庸詎知兒失官且人以私中而法行之兒以法謫寧懟法吾嚮不難爲龐公妻今豈難爲介子母耶與子隱矣先是恒戒不孝章曰吾家德涼

利薄而祖父兄弟三世叨蒙福壽蒸蒸乎盛矣 國恩
難負天道忌盈兒輩宜知止足以謙受之雖損益也
吾無華膺望但求骨肉保聚庶幾無疾病足矣其洞
達識道理有如此者晚歲好佛飭一室奉觀音大士
晨起誦金剛普門楞嚴般若諸經呪數百遍勺水不
敢入口析旃檀必以寸積佛號弘厲而悲五體投地
宣說男女某某婦某某氏屢屢不遺曰氏老矣福田
利益無所覩願爲兒婦輩懺悔除無始以來障業及
一切離垢罪綿壽算而已月持齋者什日而七卽不
齋食僅鮭菜不輕殺生往亦不輕施僧適有闍黎立
募虔苦爲廣招檀越一時歡喜布施者麇集其僧
涅槃有蜀僧募塑大士丈六金身太宜人先感異
謂諸孤曰兒將以七袞觴我乎無益奉母何如奉佛
是則真心報母恩諸孤奉命各捐貲共百金成之未
幾燬于火大士又以夢告家事無鉅細必稟于佛而
行夢寐間恍惚見大士往來言家門機祥吉凶往往
奇中倘所謂清明在躬其志如神者乎戚里有多藏
誨盜者縱橫逮捕拷訊不得實纍纍伏於非辜太宜
人合掌曰善哉物去幸復來迺以人殉如墮落何又
聞有筆輿僮至斃者爲慄然曰一朝之忿而以人軀

命戲乎則又戒不孝輩曰兒曹勿草草用棒刑罰不
中迺至此雖悔曷追矣它如杠有圯曰必吾葺途有
湫曰必吾甃卽甚窘務勉應之其作善好生有如
此者太宜人素精健顧以多產耗血多憂損神年來
患齒痛每腫及于頤呻吟徹夜寢不帖席恐爲不孝
輩所覺貽之憂復彊起櫛沐若無恙然而病已積漸
不支矣六月之朔脾稍不調苦秘結似痢醫下之而
不敢盡自是火愈滯脾漸弱越十一日始伏枕猶勉
進粥糜一二既乃神氣不稍減枕上時聞唄誦聲琅
琅也忽一夕自詫曰久矣吾不復夢大士來其真病

坤不孝輩問所苦曰我無所苦但覺火炎炎氣奄奄
而胸若結轡耳至二十七日卯刻恬然而瞑嗚呼痛
哉距其生嘉靖庚子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
二先四年太宜人自構美榭寘之別墅曰吾大歸後
無以累諸子已酉病甚小間譚京曰兒勿怖吾尚不
死卽不諱其七十二乎今果符其言嗚呼若太宜人
者豈真得西方之教條然于去來之際者耶旣屬續
霖三日如注溽暑不侵及殮顏如生東首始遷庭內
衆哭始復門內親哭始舍內姻至而哭始歛舉宗畢
上而哭始殯外姻母至而哭男女僕百餘曹蒲伏卽

序而哭諸受糈者受施者受恩者請義者望門而哭
嗚呼痛哉是可以觀太宜人矣所生八男一女皆同
胞長男雍太學生娶宜與陳氏次男亮辛丑進士原
任宣大巡按御史娶同邑蔣氏贈孺人繼亦蔣氏封
孺人次男奕庚戌進士新選浙江縉雲知縣娶同邑
馬氏繼徐氏次男玄戌進士任山東東昌知府娶
泰興張氏封安人次男京太學生娶江陰劉氏次男
克庚子舉人娶同邑白氏次男襄癸卯舉人娶宜與
曹氏次男褒太學生娶同邑白氏女文適宜與曹師
太學生孫男三十人雍出者二儼思郡諸生娶毛

氏孝思娶同邑金氏亮出者八寬思娶蔣氏柔思娶
同邑董氏恭思邑諸生聘同邑錢氏敬思聘宜與曹
氏毅思聘丹陽荆氏直思聘同邑鄭氏簡思聘宜與
陳氏剛思聘丹陽姜氏玄出者九爾思邑諸生娶毛
氏我思邑諸生娶毛氏衆思聘丹陽賀氏少思有思
未聘無思聘同邑周氏是思匪思百思未聘京出者
三贊思聘同邑董氏賢思聘宜與任氏贊思未聘克
出者一禹思未聘襄出者一顯思聘丹陽賀氏褒出
者五肅思聘同邑白氏又思哲思謀思聖思俱未聘
孫女二十四人亮出者四一字宜與陳于泰一字宜

與蔣胤淳一字同邑龔九鼎一未字奕出者五一適
同邑張東星一字丹陽姜紹書一字宜興史元孫餘
未字玄出者八一適丹陽姜志寅邑諸生一適宜興
曹茂清邑諸生一適同邑張典文一字同邑陸騰驥
一字宜興何熙祚邑諸生一字同邑惲詡一字同邑
薛尊生餘未字京出者二一適同邑孫觚一未字襄
出者一字華亭范能迪褒出者四一字同邑董祖綦
餘未字曾孫男三人爾思出者守揆我思出者守覲
寬思出者守大俱未聘曾孫女七人儼思爾思出者
各二我思衆思寬思出者各一俱未字不孝亮等將
以壬子年壬寅月壬寅日壬寅時奉太宜人樞啓先
大夫兆合窆于甌山楊梅麓之原謹瀝血具狀如右
仰冀 名世君子哀憐而錫之一言以垂不朽不孝
亮等曷勝悲慟懇祈之至

止園集卷二十終

山園集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書

5